



集神州塔寺三寶感通錄

唐終南山釋道宣撰

集神州塔寺三寶感通錄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集神州塔寺三寶感通錄卷第一

微七

唐終南山釋道宣撰

夫三寶利見其來久矣但以信毀相競故有感應之緣自漢洎唐年餘六百靈相矜譽群錄可尋而神化無方待機而扣光瑞出沒開信於一時景像垂容陳述於萬代或見於既往或顯於將來昭彰於道俗生信於迷悟故撮舉其要三卷成一部云

初明舍利表塔

次列靈像垂降

後引聖寺瑞經神僧

第一舍利表塔

凡二
十緣

舍利表塔者昔如來行乞有童子戲於路側以沙土為米麩逆請以土麩奉佛因為受之命侍者以為土漿塗佛住房足徧南面記曰

微七

此童子者吾滅度後一百年王閻浮提空中
地下四十里內所有鬼神並皆臣屬開前八
塔所獲舍利於一日夜役諸鬼神造八萬四
千塔廣如衆經故不備載此土即洲之東境
故塔現不足以疑
舍利西梵天言此云骨身也恐濫凡夫之骨
故依本名而列
之

西晉會稽鄞縣塔緣第一

西晉會稽鄞縣塔者今在越州東三百七十
里鄞縣界東去海四十里在縣東南七十里
南去吳村二十五里案前傳云晉太康二年
有并州離石人劉薩何者生在敗家弋獵為
業得病死甦見一梵僧語何曰汝罪重應入
地獄吾愍汝無識且放今洛下齊城丹陽會
稽並有古塔及浮江石像悉阿育王所造可
勤求禮懺得免此苦既醒之後改革前習出

家學道更名慧達如言南行至會稽海畔山
澤處處求覓莫識基緒達悲塞煩惋投告無
地忽於中夜聞土下鐘聲即遷記其處剝木
為剎三日間忽寶塔及舍利從地涌出靈塔
相狀青色似石而非石高一尺四寸方七寸
五層露盤似西域于闐所造面開窻子四周
天全中懸銅磬每有鐘聲疑此磬也繞塔身
上並是諸佛菩薩金剛聖僧雜類等像狀極
微細瞬目注睛乃有百千像現面目手足咸
具備焉斯可謂神功聖迹非人智所及也今
在大木塔內於八王日昇巡邑里見者莫不
下拜念佛其舍利者在木塔底其塔左側多
有古迹塔側諸暨縣越舊都之地以句章對
鄞剎等四縣為之諸暨東北一百七里大部
鄉有古越城周迴三里地記云越之中葉在

此爲都離宮別館遺基尚在悉生豫章多在門階之側行伍相當森聳可愛風雨晦朔猶聞鐘磬之聲百姓至今多懷肅敬其迹繁矣諸暨西北百里新義鄉有許公巖地誌云晉時高陽許詢字玄度與沙門支道林爲友每相從歷覽山水至此乃棲焉晉辟度爲司徒掾徵不就後詣建業見者傾都劉恢爲丹陽尹有名當世日數造之歎曰今見許公使我遂爲輕薄京尹於郡立齋以處之至于梁代此屋猶在許掾既反劉尹嘗至其齋曰清風朗月何嘗不恒思玄度矣句章縣西南一百三十里明鄉有四明天台赤城瀑布等山天下稱最東北百四十里有沙塘道廣數丈入海百餘里地記云是秦皇追安期先生於蓬萊至深而息故此塘道至今宛然鄞縣古城

在句章東三百餘里昔閩越所都其靈塔即縣界孝義鄉也地誌云阿育王造八萬四千塔此之一也宋會稽內史孟顥修理之山有石坎方可三尺水味清淳冬溫夏冷輿地誌云阿育王釋迦弟子能役鬼神一日夜於天下造佛骨寶塔八萬四千皆從地出案晉沙門竺慧達云東方兩塔一在於此一在彭城今秣陵長干又是其一則有三矣今以經驗億家一塔計此東夏理多不疑且見揚越即有二塔廣袤九城故有之焉會稽記云東晉丞相王導云初過江時有道人神彩不凡言從海來相造昔與育王共遊鄞縣下真舍利起塔鎮之育王與諸真人捧塔飛行虛空入海諸弟子攀引一時俱墮化爲烏石石猶人形其塔在鐵圍山也太守褚府君云海行者

述島上有聚鳥石作道人形頗有衣服褚令
鑿取將視之石文悉如袈裟之狀東海不遠
島上是徐偃王避地之處宮郭古基宛然昔
周穆西巡登崑崙山偃王乃有統焉穆王聞
之馳還日行萬里偃王避之於此晉孫恩作
逆寄仙妖以惑衆築城自衛其處猶存梁視
普通三年重其古迹建木浮圖堂殿房廊周
環備滿號阿育王寺四面山繞林竹葱翠華
卉間發飛走相娛實開放者之佳地有碑頌
之著作郎顧胤祖文寺東南三十五里山上
有佛右足跡寺東北二里山頭有佛左足跡
二所現于石上莫測其先寺北二里有聖井
其實深池鰻魚俗號爲魚菩薩也人至井所
禮拜魚隨出來賊過僞禮魚出賊便以刀斫
之因斷魚尾自爾潛隱魚不時出有至心邀

請禮拜者但噴水而已初有一僧聞塔來禮
處所荒涼恃食爲難有一老姥患脚來爲造
食便去如是怪之去後私尋乃入池內據量
即魚所化也其塔靈異徃徃不一大略爲瑞
多現聖僧繞塔行道每夕然燈於光影中現
形在壁旋轉而行且列數條多則詞費
貞觀十九年敏法師者禹穴道勝歷覽聖迹
依然動神領徒數百來寺一月敷講經論士
俗咸會夜中有人見梵僧百餘繞塔行道以
事告衆寺僧曰此事常有不足可怪自古至
今四大良日遠近來寺建齋樹福然於夜中
每見梵僧行道誦經讚頌等相
永徽元年會稽處士張太玄於寺禮誦沙門
智悅獨與太玄連牀而寢半夜聞誦金剛般
若了了分明二人靜聽形心欣泰乃至誦訖

然契其相若真尋視無形明知神授矣

東晉金陵長干塔緣第二

東晉金陵長干塔者今在潤州江寧縣故揚都朱雀門南古越城東廢長干寺內昔西晉末統江南是稱吳國於長干舊里有古塔地即育王所構也依於邑里既崩子亮立孫綝執政五鳳中毀除佛寺此塔同湮而舍利潛地吳平之後諸僧頗依故處而居起塔三層既不得舊塔之基事迹蕪沒莫之或識至東晉咸安二年簡文立塔三層孝武上金相輪露盤冥祥記云簡文有意興構未遂而崩即三層之塔疑是先立至孝武太元末有并州西河沙門劉慧達本名薩何見於僧傳來尋古塔莫知其地乃登越城四望獨見長干有異氣便往禮拜而居焉時於昏夕每有光明

遷記其處掘之入地丈許得三石碑長六尺中央一碑鑿開方孔內有鐵銀金三函相重於金函內有三舍利光明映徹及爪甲一枚又有一髮申可數尺放則成螺光彩照耀咸以爲育王之所藏也即徙就塔北更築一塔孝武加爲三層故寺有兩塔西邊是育王古塔也丹陽尹王雅奉五斗米道常謂宜黜佛法除毀塔寺其日下詔令會稽王道子將雅觀焉時沙門正行舍利至雅撥翻其鉢而舍利附于器內終不墜落王更貯清水燔香呪曰王丹陽酷不信法世尊威靈願有以示應聲光明煥然騰發雅自此後雖未能精至終身不復誣訾佛法梁大同中月犯五車老人星見改造長干寺阿育王塔出舍利髮爪天子幸寺設大無礙法會下詔曰天地盈虛與

啟七

六

時消息萬物不得齊其蠢生二儀不得恒其覆載故勞逸異年懽慘殊日去歲失稔斗粟貴騰民在困窮運臻斯濫原情察理或有可矜下車問罪聞諸徃誥責歸元首實在朕躬若皆以法繩則自新無路書不云乎有殺不辜寧失不經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今真形舍利復見於世逢希有之事起難遭之想今出阿育王寺設無礙會者年童齒莫不欣悅如積飢得食如久別見親顯歸心遠近顯仰士女覆布冠蓋雲集同時布德允叶人靈凡天下罪無輕重皆赦除之今潤州江寧故基但有甄基三層并刹佛殿餘則榛木荒蕪非人所涉示是古基而已頗有大蟲發塔基者多自死而草深人希惟有惡獸於中產育或銜鹿而血汗塔者尋被打撲號叫驚人今

去永安坊張侯橋南一里余本住京師曲池日嚴寺寺即隋煬所造首在晉蕃作鎮淮海京寺有塔未安舍利乃發長干寺塔下取之入京埋於日嚴塔下施銘於上于時江南大德五十餘人咸言京師塔下舍利非育王者育王者乃長干本寺而不測其是非也至武德七年日嚴寺廢僧徒散配房宇官收惟舍利塔無人守護寺墟屬官事須移徙余師徒十人配住崇義乃發掘塔下得舍利三枚白色光明大如黍米并爪一枚少有黃色并白髮數十餘有雜寶瑠璃古器等總以大銅函盛之檢無螺髮又疑爪黃而小如人者尋佛倍人爪赤銅色今則不爾乃將至崇義寺佛堂西南塔下依舊以大石函盛之本銘覆上埋于地府余問隋初南僧咸曰爪髮梁武帝

者舍利則有疑焉埋之本銘置于其上據事以量則長千佛骨頗移於帝里然江南古塔猶有神異崇義所流蓋蔑如也故兩述之矣但年歲綿遠後人莫測略編斯紀以顯厥緣石趙青州東城塔緣第三

青州古城寺塔者代歷周秦莫知其地石趙時佛圖澄者在鄴勒虎敬重廣置寺塔而少露盤方欲作之澄曰臨菑城中有阿育王寺猶有佛像露盤在深林巨樹下上有伏石可尋而取也虎使求之依言指授入地二十丈獲之至鄴阿育聲之轉耳頃訪故地處所故慧達在冥中告云雒陽臨菑建業鄆陰成都五處並育王塔禮者不入地獄故知此塔不虛名也

姚秦河東蒲坂塔緣第四

河東蒲坂古塔者後秦姚略叔父爲晉王鎮於河東古老傳云蒲坂古塔即阿育王所立也疑之屢有光現依掘得佛骨於石函銀匣中照耀殊常送以上略略乃親迎觀於灞上今蒲州東坂有救苦寺僧住立大像極宏冠而古塔不樹

周岐州岐山南塔緣第五

扶風岐山南古塔者在平原上南下北高東去武亭川十里西去岐山縣二十里南去渭水三十里北去岐山二十里一名馬額山同岐山斯並在大山之北南有小山東西迺中間大谷南與北別故號岐山岐即分也西北二十餘里有鳳泉泉在岐山之陽極高顯即周文時鷲鷲鳴於岐山斯地是也飲此泉水故號鳳泉又南飛至終南之陰故渭南山下

亦有鳳泉又西南飛越山至于河池今所謂鳳州古河池郡是也不可窮鳳之始末且論置塔之根源故隋高美其地泉仍就置塔俯臨目極誠爲虛迥寺名久廢僧徒化往人物全希塔將頽壞余往覲焉榛叢彌滿雖無黍離之實深切黍離之悲今平原上塔俗諺爲阿育王寺鄉曰柳泉取其北山之舊號耳周魏川前寺名育王僧徒五百及周滅法廟宇外級唯有兩堂獨存隋朝置之名成實寺大業五年僧不滿五十人者廢之此寺從廢入京師寶昌寺其塔故地仍爲寺莊唐運伊始義寧二年寶昌寺僧普賢慨寺被廢芟諸草莽具狀上請于時特蒙大丞相見識昔曾經往覽表欣然仍述本由可名法門寺自爾至今武德二年薛舉稱兵將事南及太宗率師

薄伐初度八十僧未有住寺寶昌寺僧惠素掃洒鳳泉以僧未配遂奏請住法門蒙勅依奏便總住焉年歲既久沮落略盡寺在孤城之中問其本起乃云大業末年四方賊起諸鄉在平原之上無以自安乃共築此城以防外寇唐初雜住未得出居延火焚之一切都盡二堂餘燼焦黑尚存貞觀五年岐州刺史張亮素有信向來寺禮拜但見古基曾無上覆奏勅望雲宮殿以蓋塔基下詔許之因構塔上尊嚴相顯古老傳云此塔一閉經三十年一示人令生善亮聞之以貞觀年中請開剖出舍利以示人恐因聚衆不敢開塔有勅並許遂依開發深一丈餘獲二古碑並周魏之所樹也文不足觀故不載錄光相照燭同諸舍利既出舍利通現道俗無數千人一時

同觀有一盲人積年目冥急努眼直視忽然
明淨京邑內外崩騰同赴屯聚塔所日有數
千舍利高出衆人同見於方骨上見者不同
或見如玉白光映徹或見綠色或不見者問
衆人曰舍利何在時有一人以不見故感激
懊惱搥膺而哭衆人愍之吊問曰汝是宿作
努力懺悔何用搥膺此人見他燒指行供養
者即以麻纏拇指燒之繞塔而走火盛心急
來舍利所欬然得見歡喜踊躍跳擲不覺指
痛火滅心歇還復不見顯慶四年九月內僧
智琮弘靜見後七追入內語及育王塔事年歲久
遠須假弘護上曰豈非童子施土之育王耶
若近有之則八萬四千之一塔矣琮曰未詳
虛實古老傳云名育王寺言不應虛又傳云
三十年一度出前貞觀初已曾出現大有感

應今期已滿請更出之上曰能得舍利深是
善因可前至塔所七日行道祈請有瑞乃可
開發即給錢五千緡五十疋以充供養琮與
給使王長信等十月五日從京旦發六日逼
夜方到琮即入塔內專精苦到行道久之未
有光現至十日三更乃臂上安炭就而燒香
慄勵專注曾無異想忽聞塔內像下震裂之
聲往觀乃見瑞光流溢霏霏上涌塔內三像
足各各放光赤白綠色纏繞而上至於衡楠
合成帳蓋琮大喜踊將欲召僧乃覩塔內充
塞僧徒合掌而立謂是同寺須臾既久光蓋
漸歇冉冉而下去地三尺不見群僧方知聖
隱即召來使同觀瑞相既至像所餘光薄地
流輝布满赫奕潤滂百千種光若有旋轉久
方沒盡及旦看之獲舍利一枚殊大於粒光

後七

十二

明鮮潔更細尋視又獲七枚總置盤內一枚獨轉繞餘舍利各放光明炫燿人目琮等以所感瑞具狀上聞勅使常侍王君德等送絹三千疋令造朕等身阿育王像餘者修補故塔仍以像在塔可即開發出佛舍利以開福慧僧以舊材多雜朽故遂總換以栢編石爲基莊嚴輪奐製置殊麗又下勅僧智琮弘靜鴻臚給名住會昌寺初開塔日二十餘人同共下鑿及獲舍利諸人並見唯一不見其人懊惱自拔頭髮苦心邀請哀哭號叫聲駭人畜徒自咎責終不可見乃置舍利於掌雖覺其重不見如初由是諸來謁者恐不見骨不敢見其光瑞寺東去龍坊人勅使未至前數日望寺塔上有赤色光周照遠近或見如虹直上至天或見光照寺城丹赤如畫且具以

聞寺僧歎訝曰舍利不久應開此瑞如貞觀不異其舍利形狀如小指初骨長寸二分內孔正方外楞亦爾下平上圓內外光淨余內小指於孔中恰受便得勝戴以示大衆至於光相變現不可常准于時京邑內外道俗連接二百里間往來相慶皆稱佛德一代光華京師大慈恩寺僧慧滿在塔行道忽見綺井覆海下一雙眼睛光明殊大通召道俗同視亦然皆懾然喪膽更不敢重視顯慶五年春三月下勅取舍利往東都入內供養時周又獻佛頂骨至京師人或見者高五寸闊四寸許黃紫色將往東都駕所時又追京師僧七人往東都入內行道勅以舍利及頂骨出示行道僧曰此佛真身僧等可頂戴供養經一宿還收入內皇后捨所寢衣帳直絹一千疋

爲舍利造金棺銀槨數有九重雕鏤窮奇以龍朔二年送還本塔至二月十五日奉勅令僧智琮弘靜京師諸僧與塔寺僧及官人等無數千人共藏舍利于石室掩之三十年後非余所知後有開瑞可續而廣也

岐州岐山縣華陽鄉王莊村馮玄嗣者先來麤獷殊不信向母兄承舍利從東都來將欲藏掩嗣不許徃母兄不用其語至舍利所禮拜訖還家玄嗣怒曰此有何功德若舍利有功德家中佛像亦有功德即取像燒之有何靈驗母兄救之已燒下半玄嗣即時忽倒後醒曰忽到一處似是地獄大鳥飛來啄睛噉肉入大火坑燒烙困苦以手摩面眉鬚墮落目看天地全無精光親屬傍看曰汝自造罪無可代者玄嗣神識不與人對但曰火燒我

心東西馳走又被打之拍肘摧慟號哭又稱懺悔懺悔而晝夜唯走不曾得住至二月十三日親屬將至塔所于時京邑大德行虔法師等百餘僧爲衆說法裴尚宮比丘尼等數百俗士五六千人咸見玄嗣五體投地對舍利前號哭懺悔不信之罪又懺犯尼淨行打罵衆僧盜食僧果自懺已後眠夢稍安云其佛頂骨國用珍寶贖之計寶約估評絹直四千疋遂依其數以蕃練酬之頂骨今仍在內周瓜州城東古塔緣第六

瓜州城東古基者乃周朝阿育王寺也廢敎已後隋雖興法更不置寺今爲寺莊塔有舍覆東西廊廡周迴牆市時現光相士俗敬重每道俗宿齋集會興福官私上下乞願有應云云

周沙州城內大乘寺塔緣第七

沙州城內廢大乘寺塔者周朝古寺見有塔基相傳云是育王本塔纔有災禍多來求救云云

周洛州故都西塔緣第八

洛州故都塔者在城西一里故白馬寺南一里許右基俗傳爲阿育王舍利塔疑即迦葉摩騰所將來者降邪通正故立塔表以傳真云云

周涼州姑臧縣塔緣第九

涼州姑臧塔者依檢諸傳咸云姑臧有育王塔然姑臧郡名今以爲縣屬州漢書河西四郡則張掖姑臧酒泉燉煌也然塔未詳

周甘州刪丹縣塔緣第十

甘州刪丹塔者今名爲縣在甘州東一百二

十里縣城東弱水北大道側土塹者俗傳是阿育王塔但有古基荒廢極久斯即疑爲姑臧塔也

周晉州霍山南塔緣第十一

晉州北霍山南原大塹塔者遠近道俗咸稱是育王塔第七余曾遊焉地居爽塹南望迥敞亦是古基村落希遠十四

齊代州城東古塔緣第十二

代州城東古塔俗云阿育王寺考北朔鴈門周時北狄地也故詩云北逐獫狁至于太原然朔方馬邑古城大冢徃徃非一此非北狄所有明知本是夏人爲狄所侵故至太原也隋益州福感寺塔緣第十三

益州郭下福感寺塔者在州郭下城西本名大石相傳云是鬼神奉育王教西山取大石

爲塔基舍利在其中故名大石也隋蜀王秀作鎮井絡聞之令人掘鑿全是一石尋縫至泉不見其際風雨暴至人有於石傍鑿取一片將出乃是鸞玉問於識寶商者云此眞鸞玉世中希有隋初有誅律師見此古迹於上

起九級木浮圖今見在益州旱澇年官人祈雨必於此塔祈而有應特有感徵故又名福感余嘗至焉誠如所述近有人盜鈴將下三級有神擎爐斗起以賊胷內中其人被壓唱呼寺僧爲射斗起方得脫出永徽元年有王

十七

十五

顏子者剽掠有名夜上相輪取博山將下至底級兩柱忽夾之求出不得漸漸急困見一梵僧曰可大唱賊不爾死矣即唱數聲寺僧聞救方得拔出貞觀年初地大震動此塔搖颺將欲摧倒于時郭下無數人來忽見四神

形如塔量各以背抵塔之四面乍倚乍傾卒以免倒有一人極豪侈多產業見前露盤由來小短不稱塔形乃捨金三百兩共諸信者更造露盤既成拆下至覆盆香氣烽燁如雲騰涌流芳城邑十日乃歇

隋益州晉源縣塔緣第十四

維縣塔附

益州晉源塔者在州西南一百餘里今號爲等衆寺本名大石基本緣略亦同前尋諸古塔其相不同豈非當部鬼神情有所樂紫蜀三塔同一石蓋餘不定准益州北百里維縣塔者在縣城北郭下寶興寺中本名大石基相同前隋初有天竺僧曇摩掘又遠至東夏禮育王塔承蜀三塔又往禮拜至維縣大石寺塔所敬事已訖欲往成都宿兩女驛將旦聞左右行動聲又曰是何人耶妄相恐動空

中應曰有十二神王從本國來所在擁護明日當見成都塔今欲西還與師別耳又曰既能遠送何不現形神即現形又爲人善畫便一一見之既徧形隱及至成都禮大石塔訖誦律師乃依圖刻木爲十二神像莊飾在於塔下今見在云

益州郭下法成寺沙門道卓有名僧也大業初雒縣寺塔無人修葺纔有下基卓乃率化四部造木浮圖莊飾備矣塔爲龍護居在西南角井中時有相現側有三池莫知深淺三龍居之人莫敢臨視貞觀十三年三龍大鬪雷霆震擊水火交飛久之乃靜塔如本住人皆拾取龍毛長三尺許黃赤可愛

隋鄭州超化寺塔緣第十五
鄭州超化寺塔者在州西南百餘里密縣界

在縣東南十五里東大川西嵩嶽南歸山北又川寺院東西五六十步南北亦爾塔在東南角其北連寺方十五步許其寺塔基在淖泥之上西面有五六泉南面亦有皆孔方三尺騰涌沸出流溢成川灌溉遠近泉上皆下安栢柱鋪在泥水上以炭沙石灰次而重填最上以大方石可如八尺牀編次鋪之四面細腰長一尺五寸深五寸生鐵錮之近有人試發一石下有石灰乃至栢團便抽出一圍長三丈徑四尺見在自非輪王表塔神功所爲何能辦此基構終古不見其儔也今於上架塔三重塔南大泉涌沸鼓怒絕無水聲豈非神化所致也有幽州僧道嚴者姓李氏形極奇偉本入隋煬帝四道場從俗服今年一百五歲獨住深山每年七日來此塔上盡力

供養莊嚴怪其泉流涌注無極乃遣善水崑崙入泉討之但見石柱羅列不測其際中有寶塔可高三尺獨立空中四面水圍凝然而住竟不至塔所考其源始莫測其由時俗所傳育王所立隋祖已來寺塔見在寺南歸山

寺西嵩山寺在川中地極汙下每年二山大水常東流注繞寺北轉方始東逝水漲寺高水減寺下自古至今終不遭溺泉初出孔文如蓮華下打碾磴浪極恬靜水中沙石綠色鮮明國家見寺衝要欲造離宮十七尋行有塔將欲南徙其基牢固遂休近有僧於南夜坐望見北塔光明殊異矣

隋懷州妙樂寺塔緣第十六

懷州妙樂寺塔者在州東武陟縣西七里妙樂寺中見有五級白浮圖塔方可十五步並

是側石編砌石長五尺闊三寸以下鱗次葺之極細密道俗目見咸驚訝其鬼作其下不測其底古老相傳塔從地涌下有大水莫委真虛有刺史疑僧濫飾乃使人傍掘其下至泉源猶不盡其基際

隋并州淨明寺塔緣第十七

并州子城東淨明寺塔者本號育王是僧所住唐初已來僧散寺空尼請居之余往問塔全無蹤跡但有空名遂失其本

隋并州榆社縣塔緣第十八

并州大父榆社塔者今在縣郭下育王寺中見有僧住中有小塔古今相傳此是本塔亦未聞異相

隋魏州臨黃縣塔緣第十九

魏州臨黃塔者在縣西北三十里本名舍利

寺今爲尼住其塔見在三邊有水唯西開路
基搆編石從水底上蓮華彌滿於三面其水
澄深人皆怯入傳云舍利真塔在水內空中
如鄭州者今改爲冀州大都督府

雜明神州山川藏寶等緣第二十

故七

十八

雜明神州山澤所藏珍異神寶如上所列育
王子之諸塔沉隱未形其徒不一如後列之
滄州長河界中塔稱育王名非虛立豈唯骨
塔靈像亦爾具宜涼三州俱山現像郊北屬
山近復出佛愚俗謗爲虛誕故知謗者虛焉
豈有人造妖訛山中藏三丈石佛特是謗者
坎井焉知九海之天池哉齊州臨邑縣東有
甄塔云是誌公所營四面石獸石獸迅殺可
畏周滅法時令人百千挽出終不可脫亦勞
有損今在彼云高麗遼東城傍塔者古老傳

云往昔高麗聖王出見案行國界次至此城
見五色雲覆地即往雲中有僧執錫住立既
至便滅遠看還見傍有土塔三重上如覆釜
不知是何更往覓僧唯有荒草掘深一丈得
杖并履又掘得銘上有梵書侍臣識之云是

故七

十九

佛塔王委曲問答曰漢國有之彼名蒲圖王
因生信起木塔七重後佛法始至具知始末
今更損高本塔朽壞斯則育王所統一閭浮
洲處處立塔不足可怪倭國在此洲外大海
中距會稽萬餘里有會承者隋時來此學諸
子史統及術藝無事不聞武德之末猶在至
貞觀五年方還本國會問彼國味谷東隅佛
法晚至未知已前育王及不會答文字不言
無以承據驗其事迹則是所歸何者人開發
土地往往得古塔露盤佛諸儀相故知素有

也益州城南空慧寺金藏者有穴在寺近有道士素知有藏來就守寺神乞神令入穴取二升金粟依言即入唯見地下金甕行行相對莫測其邊寺僧通知無敢侵者雍州渭南縣南山倒豹谷崖有懸石文狀倒豹因以名焉谷有巖像於佛面亦號像谷古老傳云昔有梵僧來云我聞此谷有像面山七佛龕昔七佛曾來此谷說法澗內有瞻蔔華常所供養近永徽中南山龍池寺沙門智積聞之往尋至谷聞香莫知何所深訝香從澗內沙出即撥沙看形似茅根裹甲沙土然極芬馥就水抖發洗之一澗皆香將返龍池佛堂中堂皆香極深美山下俗人時見此山或如佛塔或全如佛面挺出空際故像顏之號非是虛立像去嘉美谷甚近即姚秦時王嘉所住者

世七

二十

也坊州玉華宮寺南二十里許大高嶺俗號檀鉢山上有古塔基甚宏壯面方四十三尺上有一層甃塔四面開戶石門高七尺餘廣五尺餘傍有破甃無數古老傳云昔周文王於此遊獵見有沙門執錫持鉢山頭立住喚下不來王遣往捉將至不見遠看仍在勅乃掘所立處深三丈獲鉢及杖而已王重之爲起甃塔一十三級左近村墟常聞鐘聲龍朔元年京師大慈恩寺沙門惠貴聞之便往又聞鐘聲慷慨古迹將事修理恨無泉貝懷惑猶豫貴又感祥雲護塔善神曰可即經始不勞疑慮又感異僧曰我是南方淨土菩薩行化至此塔自古至今已經四造勿辭勞倦功用必成唯須牢作不事華侈三層便止貴聞此告親事經營塔側古窰三十餘所猶有熟

甃填滿更尋塔南川中乃是古寺背山面水
一期幽棲之勝地也自禾修前鐘聲時至即
令營構依時發聲三下長打如今僧事龍朔
三年掘得古銘云周保定年塔崩塔初成時
南望見渭又云置塔經四百餘年崩計周保
定至開皇元年得二十年開皇至今龍朔初
得八十一年又計銘記四百年後始崩則塔
是後漢時所造後周無道文者前周大逸未
知古老所傳周文是何帝代但知塔甃巨萬
終非下俗所立耳

第七

三十一

江州廬山有三石梁長數十丈廣不及尺下
望無底晉咸康年中庾亮爲江州登山過梁
見老公殊偉夏屋崇峻玉堂眩目靈塔高踈
莫測是何修葺久之終非人宅乃拜謝而返
唐貞觀二十一年荊州大興國寺塔西南柱

無故有聲人往看之乃見金銅佛頭出如是
日日漸出經三夕方盡長六尺許是立佛道
俗咸異之唐初相州大慈寺塔被焚余至彼
問焚所由僧云大業末歲群盜互陳寺三爵
臺西葛屨山上四嚮來投築城固守人物擁
聚尺地不空塔之上下重復皆滿於中穢汙
不可見聞及賊平人出糞穢狼藉寺僧無力
可用屏除忽然火起焚蕩都盡唯東南角太
子思惟像殿得存可謂火淨以除其臭穢也
此塔即隋高祖手勅所置初以隋運創臨天
下未附吳國公蔚迴周之柱臣鎮守河北作
牧舊都聞楊氏御園心所未允即日聚結舉
兵抗詔官軍一臨大陣摧收擁俘虜將百萬
人總集寺北遊豫園中明旦斬決園牆有孔
出者縱之至曉便斷猶有六十萬人並於漳

河岸斬之流尸水中水為不流血河一月夜
夜鬼哭哀怨切人以事聞帝帝曰此段一誅
深有枉濫賊止蔚迴餘並被驅當時惻隱咸
知此事國初機候不獲縱之可於遊豫園南
葛屨山上立大慈寺拆三爵臺以營之六時
禮佛加一拜為園中枉死者寺成僧住依勅
禮唱怨哭之聲一期頓絕矣

震旦神州佛舍利感通序

原夫大聖謀權通濟為本容光或隨緣隱遺
景有可承真故將事拘尸從於俗化入金剛
定碎此全軀欲使福被天人功流海陸至於
牙齒髮爪之屬頂蓋目睛之流衣鉢瓶杖之
具坐處足蹈之迹備滿中天罕被東夏而齒
牙髮骨時聞視聽昔育王土中之塔略顯於
前而偏感應之形隨機又出自漢洎唐無時

不有既稱靈骨不可以事求任緣而舉止得
以敬及通信之士舉神光而應心懷疑之夫
假琢磨而發念所以討尋往傳及以現祥故
依續序庶有披者識釋門之骨梗萬載之後
難可塵沒矣

漢法本內傳云明帝既弘佛法立寺度僧五
嶽觀諸道士等請求角試以燒經神變為驗
及經從火化隱沒莫陳費才自感於眾前張
衍啓悟於時俗于時西域所將舍利光明五
色直上空空中旋環如蓋映蔽日光摩騰羅漢
踰身高飛神化自在天雨寶華散佛僧上又
聞天樂繁會人感信心焉魏明帝洛城中本
有三寺其一在宮之西每繫旛刹頭輒斥見
宮內帝患之將毀除壞時外國沙門居寺乃
齎金盤水以貯舍利五色光明騰焰不息帝

七

十三

歎曰非夫神効安得爾乎乃於道東造周閤百間名爲官佛圖精舍云

吳孫權赤烏四年沙門康僧會創達江表設像行道吳人以爲妖異以狀聞之權召會問佛何靈會曰佛晦靈迹遺骨舍利應現無方

權曰何在會曰神迹感通祈求可獲權曰若得舍利當爲興寺經三七日遂獲瓶中且呈於權光照宮殿權執瓶寫于銅盤舍利下衝盤即破碎權大驚嗟希有瑞也會進曰佛之靈骨金剛不朽劫火不焦權乃使力者擊之

鎚砧俱陷舍利不損光明四射耀晃人目又

以火燒乃騰光上涌作大蓮華權大發信乃爲立建初寺改所住地名佛陀里

孫皓虐政將欲除屏佛法燔經夷塔有諫皓曰且少寬假信無神驗誅除不晚皓從之召

會曰若能驗現於目前助君興之如其不能將道廢而人戮會曰道以緣應感而必通如蒙寬假庶降神効皓與期三日僧衆百餘同集會寺皓陳兵圍寺刀鎗齊至剋期就戮或懼無靈先自縊者會謂衆曰佛留舍利止在今時前已有驗今豈欺我恰期便獲乃進於皓曰此如來金剛之骨貴獲擊以百鈞之杵終莫毀也皓曰金石可磨枯骨豈在沙門面欺祇速死耳乃置之鐵砧以金鎚擊之金鐵並碎而舍利如故又以清水行之舍利揚光散彩洞燭一殿皓乃欣服革心膺化

晉初竺長舒先有舍利重之其子爲沙門名法欬每欲還俗欬曰是沙石耳何足可貴父投之水五色三布光高數尺遂不還俗長舒死後還發俗念輒病委頓卒爲沙門以舍利

安江夏塔中

晉大興中於潛董汪信尚木像夜有光明後像側有聲投地視乃舍利水中浮沉五色晃昱左右行三帀後沙門法恒看之遙起四五投恒懷中恒曰若使恒興立寺宇更見威神又耀于前於即恒建寺塔於潛入法者日以十數焉

晉大興中北人流播廣陵日有千數有將舍利者建立小寺立刹舍利放光至于刹杪遂感動遠近信心云

晉咸和中北僧安法開至餘杭欲建立寺無地欠財手索錢貫貨之積年得錢三萬帀地作屋常以索貫為資欲立刹無舍利有羅幼者先自有之開求不許及開至寺禮佛見幼舍利囊已在座前即告幼幼隨來見之喜悅

與開共立寺宇於餘杭云

晉咸康中建安太守孟景欲建刹孟於夕聞牀頭鏘然視得舍利三枚景立刹時元嘉十六年六月舍利放光通照上下七夕乃止一切咸見

二十七

三十五

晉義熙元年有林邑人嘗有一舍利每齋日放光沙門慧邃隨廣州刺史刁逵在南敬其光相欲請之未及發言而舍利自分爲二逵聞心悅又請留敬而又分爲三逵欲模長干像寺主固執不許夜夢人長數丈告曰像貴宣道寺何故悞耶明報聽模既成逵以舍利著像髮中西來諸像放光者多懷舍利故也宋元嘉六年賈道子行荆上明見芙蓉方發聊取還家聞華有聲怪尋之得一舍利白如真珠焰照梁棟敬之擎以箱盛懸于屋壁家

人每見佛僧外來解所被躍坐案上有人寄宿不知汙慢之乃夢人告曰此有釋迦真身衆聖來敬爾何行惡死墮地獄出爲尼婢何得不怖其人大懼無幾癩死舍利屋地生荷八枚六旬乃枯歲餘失之不知所去

宋元嘉八年會稽安千載者家世奉佛夜有扣門者出見十餘人著赤衣運材積門內云官使作佛圖忽無所見明至他家齋食上得一舍利紫色鎚打不碎以水行之光明照發便自舉敬常有異香後出欲禮忽而失之尋覓備至半日還得臨川王鎮江陵迎而行之雜光間出佐吏沙門咸見不同王捧水器呪曰詞多如別辨之呪訖輒應聲光出夜見百餘人繞舍利屋燒香持華如狀及明人及舍利俱失矣

微七

二十六

宋元嘉九年潯陽張須元家設八關齋道俗數十人見像前華上似冰雪視得舍利數十便以水行之光焰相屬後遂失之數十日開厨更視獲牙奩中有白氈裹舍利十枚光焰燭天諸處咸來請之

宋元嘉十五年南郡凝之隱衡山徵不出奉五斗米道不信佛法夢見人去地數丈曰汝疑方解覺及悟旦夕勤至半年禮佛忽見額下有紫光揣光處得舍利二枚剖擊不損水行光出後於食時口中隱齒吐出有光妻息又獲一枚合有五枚後又失之尋爾又得宋元嘉十九年高平徐椿讀經及食得二舍利盛銀瓶中後看漸增乃至二十後寄廣陵今馥私開之空罌椿在都忽自得之後退轉皆失舍利應現值者甚多皆敬而得之慢而

失也舍利東流綿歷帝代傳記所及略陳萬一由事相重沓屢現非奇佛現棲隱誠其致也然有國興塔無勝有隋一化之中百有餘所神瑞開發陳諸別傳今略出之以顯盛德云爾

隋高祖昔在龍潛有神尼智仙無何而至曰佛法將滅一切神明今已西去見當爲普天慈父重興佛法神明還來後周氏果滅佛法及隋受命常以爲言又昔有婆羅門僧詣宅出一裹舍利曰檀越好心故留供養尋爾不

敬七

二十七

知所在帝曰我興由佛故於天下立塔并置神尼像焉又於京師法界寺造連基浮圖下安舍利開皇十五年秋夜神光自基上繞露盤赫若冶焰一旬內四如之帝於仁壽宮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御宮之仁壽殿降生日

也帝於此日追惟永往報父母恩延諸沙門與論至道欲於海內清靜處三十所建塔下詔曰仰惟正覺大慈大悲救護群生津梁庶品朕歸依三寶重興聖教思與四海共修福業今使現在未來俱爲利益宜請沙門三十人解法相堪宣導者各將侍者散官分道送舍利於諸州起塔盡州現僧爲朕及皇后太子諸王宮人民庶幽顯生靈七日行道懺悔打刹布施限以十文以供塔用不充役丁用正庫物其刺史以下常務停七日專知塔事同至十月十五日正午入函一時起塔帝以起塔之旨在京大興殿西執珽而立延佛像沙門三百六十人上殿左右密數三度常賸一人帝見異僧披褐色覆膊語左右曰勿驚置之及行道散不復見帝曰今佛法重興立

舍利塔必有感應果如言

雍州仙遊寺立塔天降陰雪舍利將下日光
朗照及入函雲合

岐州鳳泉寺立塔感文石如玉為函又現雙

樹鳥獸等基石變如水精

敬七

二十八

涇州大興國寺立塔三處各送舊石非界所
有合用為函恰然相可

秦州靜念寺立塔定基已瑞雲再覆雪下草

木開華入函光照聲贊

華州思覺寺立塔初陰雪將下日照五色氣

光數丈覆塔上屬天雨四華

同州大興國寺立塔值雨無墜入函日出光

繞於日十二月內夜光照五十里

蒲州樓巖寺立塔地震山吼鐘鼓聲又放光

五道二百里皆見

并州無量壽寺立塔初盡昏雲至乃日照將

入函放光明天神無量

定州恒嶽寺立塔異公來施布負土忽失之

舊無水忽有水來前後非一

相州大慈寺立塔陰雪將下日出入函復合

後雨天華前後非一

鄭州定覺寺立塔感光如流星入寺設二千

人供萬餘人食不盡

嵩州閑居寺立塔感兔來輿所初陰雪將下

日明入函訖雲復合

亳州開寂寺立塔界內無石別處三石合而

成函甚至磐石有二浪井夾之

汝州興世寺立塔初雲將下日出入函雲合

秦州岱嶽寺立塔廟夜鼓聲三重門自開騎

自廟出迎光相非一

敬七

三十九

青州勝福寺起塔掘基遇自然磐石函將入有光明

牟州巨神山寺立塔獲紫芝二陰雲將下日開閉訖還合

隋州智門寺立塔掘基得神龜甘露降黑蜂

繞龜有似符文

襄州大興國寺立塔初天陰將下日明入函雲合

揚州西寺立塔久旱舍利入境夜雨大洽

蔣州樓霞寺立塔隣人先夢佛從西北來入敬七

寺舍利至恰如所夢二十九

吳州大禹寺立塔舍利凡度五江風波皆不起又放光獲紫芝

蘇州虎丘山西寺立塔掘基得舍利一空樂

聞人井吼二日舍利方至

衡州衡嶽寺立塔四遇逆風四乞順水峯上白雲閣二文直至其所三帀乃散

桂州緣化寺立塔未至十里鳥有千許夾輿行飛入城乃散

番州靈鷲寺立塔坑內有神仙雲氣像

交州禪衆寺起塔

益州法聚寺立塔初晦冥將下日朗奄已便暗

廓州法講寺立塔初行郊西爾夜廓州光高

數丈從東來入地內外皆見敬七

瓜州崇教寺起塔洧州官人王威送流人九三十

十道逢舍利放之為期其囚被放十里一期無一逃者

隋州人於湏水作魚獄三百既見舍利悉決放餘州亦多放矣王公百官以舍利應感非

一拜表奉賀時有詔曰門下仰惟正覺覆護
 群生朕所以至心迴向思崇勝業普及幽顯
 共為善因故分布舍利營建神塔而大聖垂
 慈頻示光相宮殿之內舍利降靈莫測來由
 得未曾有斯實群生多幸延此嘉福豈朕微
 誠所能致感覽表棟敬彌深今真形舍利猶
 有可依前式分送海內五十三州庶三塗六
 道俱免蓋纏稟識舍靈同登妙果
 仁壽三年正月復分布舍利五十三州至四
 月八日同午時下其州如左

恒州 無雲雨 天華編
 三放白 光出 此者
 古石解 作函
 怡容 涼州 德州 病行大
 石函 瀛州 紫基內
 塔上五色 雲
 現午至 暮
 幽州 函如水 鏡
 放光 衆像
 徐州 僧出 等相
 冀州 者即 愈
 營州 現

光基得古 齊州 菜州 楚州 野鹿來聽
 塔瘞者言 濟州 潭州 舍利至江 毛州 天銀
 華 貝州 宋州 井若變甘放 趙州 光有赤
 佛相 濟州 鐘音出空 兗州 壽州
 等相 荆州 雲蓋塔上 黎州 地 下瓦及
 信州 荆州 雨華不下 黎州 千 秋樂
 慈州 泉蓋如飛仙 魏州 潞州 泉自涌
 汴州 泉蓋如飛仙 杞州 許州 去州九
 見雲光 覆 愈 杞州 光 許州 去州九
 塔甘井 現 沈州 蘭州 又得二 銅像 梁
 州 利州 放光如 豫州 字 金色 文 顯州
 曹州 最 變 安州 惑香一 魚 鄧州 作
 王文 秦州 舍利 衛州 於外 洛州 僧先
 現不得行 聞舍利 晉州 放光 懷州 惟附
 至起迎 十里 度現瑞 洛州 又放 光
 迹異 陝州 度現瑞 洛州 又放 光
 鄭州 日向 集神州塔寺三寶感通錄卷第一

集神州塔寺三寶感通錄卷第二 微八

唐終南山釋道宣撰

第二靈像垂降 凡五
十緣

自法移東漢教漸南吳佛像靈祥充牣區宇而群錄互舉出沒有殊至於瑞迹蓋無異也

今依叙列而罕以代分何者或像陳晉代而曆表隋唐或陶化在人而迹從倚伏故不獲更編銓次依緣而辯集之

東漢雒陽畫釋迦像緣第一

案南齊王琰冥祥記云漢明帝夢見神人形垂二丈身黃金色項佩日光以問群臣或對曰西方有神其號曰佛形如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發使天竺寫致經像表之中夏自天子王侯咸敬事之聞人死精神不滅莫不懼然自失初使者蔡愔將西域沙門迦葉摩

騰等齋優填王畫釋迦倚像帝重之如夢所見也乃遣畫工圖之數本於南宮清涼臺及高陽門顯節壽陵上供養又於白馬寺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帀之像如諸傳備載云南吳建業金像從地出緣第二

吳時於建業後園平地獲金像一軀討其本緣即周初育王所造鎮於江府也何以知然自秦漢魏未有佛法江南遠何得有像埋瘞于地皓得之素未有信不甚尊重置於園廁今執屏籌至四月八日皓如廁戲曰今是八日浴佛時遂尿像頭上尋即通腫陰處尤劇痛楚號呼太史占曰犯大神所致便徧祀神祇卒無應効妓女中素有信佛者曰佛為大神陛下前穢之今可請也皓信之伏枕歸依有頃便愈遂以馬車迎沙門僧會入宮以香

湯洗像慚謝重修功德送於建初寺云

西晉吳郡石像浮江緣第三

西晉愍帝建興元年吳郡吳縣松江滬瀆口
漁者華卒遙見海中有二人現浮遊水上漁
人疑爲海神延巫祝備牲牢以迎之風濤彌

盛駭懼而返復有奉五斗米道黃老之徒曰

斯天師也復共往接風浪如初有奉佛居士

吳縣華里朱膺聞之歎曰將非大覺之垂降

乎乃潔齋共東靈寺帛尼及信佛者數人至

瀆口稽首迎之風波遂靜浮江二人隨潮入

浦漸近漸明乃知石像將欲捧接人力未展

聊試擊之飄然而起便昇還通玄寺看像背

銘一名維衛二名迦葉莫測帝代而書迹分

明舉高七尺施設法座欲安二像人雖數十

而了不可動復重啓請翻然得起以事表聞

朝廷士庶歸心者十室而九沙門釋法開來

自西域稱經說東方有二石像及阿育王塔

有供養禮觀者除積劫罪云又別傳出天竺

沙門一十二人送像至郡像乃立水上不沒

不行以狀奏聞下勅聽留吳郡見僧傳及今

京邑咸陽長公主聞斯瑞迹故遣人往通玄

寺圖之在京起模方欲顯相云

西晉泰山七國金像瑞緣第四

西晉泰山金輿谷朗公寺者昔中原值亂永

嘉失馭有沙門釋僧朗者姓李冀人西遊東

返與湛意兩僧俱入東嶽卜西北巖以爲終

焉之地常有雲蔭士俗咸異其禎感聲振殊

國端居卒業于時天下無主英雄負圖秦宋

燕趙莫不致書崇敬割縣租稅以崇福焉故

有高麗相國胡國女國吳國崑崙北代七國

所送金銅像朗供事盡禮每際祥瑞今居一堂門牖常開焉鳥雀莫踐咸敬而異之其寺至今三百五十許歲寺塔基構如其本焉隋改為神通道場今仍立寺云

東晉揚都金像出渚綠第五

第八

三

東晉成帝咸和中丹陽尹高悝往還帝闕每見張侯橋浦內有異光現乃使吏尋之獲金像一西域古制光趺並缺悝下車載像至長干巷口牛不復行悝止御者任牛所往遂徑趣長干寺因安置之揚都翕然觀拜悟者甚

衆像於中宵必放金光歲餘臨海縣漁人張係世於海上見銅蓮華趺丹光遊泛乃馳舟接取具送上臺帝令試安像足怡然符合久之有西域五僧振錫詣悝云昔遊天竺得阿育王像至鄴遭亂藏于河濱王路既通尋覓

失所近感夢云吾出江東為高悝所得在阿育王寺故遠來相投欲一禮拜悝引至寺五僧見像歔歔涕泣像為之放光照于堂內及繞僧形僧云本有圓光今在何處亦尋當至五僧即住供養至咸安元年以於南海交州合浦採珠人董宗之每見海底有光浮於水上尋之得光以事上聞簡文帝勅施其像孔穴懸同光色無異凡四十餘年東西祥感光跌方具此像華臺有西域書諸來者多不識惟三藏法師求那跋摩曰此古梵書也是阿育王第四女所造時瓦官寺沙門慧邃欲求摹寫寺主僧尚恐損金色語邃曰若能令佛放光迴身西向者非余所及邃至誠祈請中宵聞有異聲開殿見像大放光明轉坐面西於是乃許模之傳寫數十軀所在流布至梁

武帝於光上加七樂天井二菩薩至陳永定二年王琳屯兵江浦將向金陵武帝命將濟流軍發之時像身動搖不能自安因以奏聞帝檢之有寶俄而鋒刃未交琳衆解散單騎奔北遂上流大定故動容表之天嘉之中東南兵起帝於像前乞願兇徒屏退言訖光照階宇不久東陽閩越皆平沙門慧曉長干領袖行化所及事若風移乃建重閣故使藻績窮竒登臨極目至德之始加造方趺自晉迄陳五代王臣莫不歸敬亢旱之時請像入宮乘以帝輦上加油覆僧爲雨調中途滂注常候不失有陳運否丞涉訛謠禎明二年像面自轉雖正還爾以狀上聞帝延入太極設齋行道其像先有七寶冠飾以珠玉可重三斤上加錦帽至曉寶冠挂于像手錦帽猶在頭

徵八

五

上帝聞之燒香祝曰若國有不祥還脫寶冠用示徵咎乃以冠在首至明脫掛如昨君臣失色及隋滅陳舉國露首面縛西遷如所表焉隋高祖之勅送入京大內供養常躬立侍下勅曰朕年老不堪久立可令右司造坐像形相使同其本立像送大興善寺像既初遠殿大不可當陽乃置北面及明乃處正陽雖衆異之還移北面至明還南如初衆咸愧謝輕略今見在圖寫殷矣余博採衆傳記合成此錄有未廣者庶知非加飾焉云

東晉襄陽金像遊山緣第六

東晉孝武寧康三年四月八日襄陽檀溪寺沙門釋道安盛德昭彰擅聲宇內於郭西精舍鑄造丈六金銅無量壽佛明年季冬嚴飾成就晉鎮軍將軍雍州刺史郗恢之創葺襄

部贊擊福門其像夜出西遊方山遺示一跡
印文入石鄉邑道俗一時奔赴驚嗟迎接還
本供養復以其夕出住寺門衆咸駭異恢乃
改名金像寺至梁普通三年四月八日下勅
於建興苑鑄金銅華趺高五尺九寸廣九尺
八寸莊嚴旣訖泝流送之以承像足立碑頌
德劉孝儀文蕭子雲書天下稱最碑見在遠
周武滅法建德三年甲午之歲太原公王康
為襄州刺史副鎮將上開府長孫哲志不信
法聞有靈感先欲毀除邑中士女被髮僧尼
敬八
聞欲除滅哀號盈路哲見道俗歎惜瞋怒彌
盛驅逐侍從速令摧碎先令一百人以繩繫
頸挽牽不動哲謂不用心杖監事者加一百
牽之如初又加三百不動如故哲怒逾壯又
加五百牽引方倒聲振地動人皆悚慄哲獨

喜勇即今融毀揚聲自快便馳馬欲報刺史
纔可百步塌然落地失瘖直視四肢不舉至
夜便死道俗唱快當毀像時於腋下倒垂衣
內銘云晉太元十九年歲次甲午月朔日次
比丘道安於襄陽西郭造丈六金像一軀此
像更三周甲午百八十年當滅後計年月興
廢悉符同焉信知印手聖人誠無虛記云今
本所住名啓法寺所履之石人鑿取之今見
在焉初隋末分崩方隅守固襄陽留守竇盧
褒權據一部屬王世充有啓法寺憲法師者
為士俗所重數諫竇君令投唐國竇不從憲
與士俗內外通俠京輔遂發兵至襄陽竇固
守三度兵至屠城不陷後知憲情遂殺之憲
臨終語弟子蘇富婁曰我與汝父見毀安師
金像自爾已來遺迹不嗣我死後可依造之

及武德四年官軍圍急竇降方恨不取憲計
枉殺何酷斯即於國有功無人申者城平富
婁便捨俗服憲有衣資什物並婁鳩捨乃有
心擬造像不知何模樣遂夢見娑羅門像指
畫其相并訪古老亦有畫圖即依模鑄一冶
便成無有缺少微八當鑄像時天陰雲布雨華如
李徧一寺內富婁性巧財用自富又於家內
造金銅彌勒像高丈餘後又夢憲令其更造
佛像乃於梵雲寺造大像高五十九尺事如
別顯昔隋初秦孝王俊曾鎮襄部聞安師古
像形製甚異乃遣人圖之於長安近興寺造
之初鑄之夕亦感天樂天華等相今見在寺
云

東晉荊州金像遠降緣第七

東晉穆帝永和六年歲次丁未依勒長曆乃

三年也二月八日夜有像現于荊州城北長
七尺五寸合光趺高一丈一尺皆莫測其所
從也初永和五年廣州商客下載欲竟恨船
輕中夜覺有人來奔船驚共尋視了無所見
而船載自重不可更加雖駭其異而不測也
引邁利涉恒先諸船不久遂達渚官纜泊水
次夜復覺人自船登岸其載還輕及像現也
方知其非時大司馬桓温鎮牧西陝躬事頂
拜傾動邦邑諸寺僧衆咸競迎引鏗然不動
有長沙太守江陵滕駿一云滕合以永和二年捨
宅為寺額表郡名承道安法師襄川綜領請
一監護安謂弟子曇翼曰荆楚士庶始欲信
法成其美者非爾誰歟爾其行矣翼負錫南
征締搆一載僧宇雖就而像設弗施每歎曰
育王寺像隨緣流布但至誠不極何憂不垂

微八

降乎及聞荆城像至欣感交懷曰斯像余之本誓也必歸我長沙固可以心期難可以力致衆咸僉曰必如所言驗之非遠翼燒香禮拜請令弟子三人捧之飄然輕舉遂安本寺道俗慶悅至晉簡文咸安二年加鑄華趺晉孝武帝太元中殷仲堪爲刺史像於中夜出寺西門邏者謂人問而不答以刀擊之鏗然視乃像也刀擊曾處文現於外有罽賓僧伽難陀禪師者多識博觀從蜀來荆入寺禮像歎咽久之翼問其故答曰近天竺失之如何微八遠降此土便勘年月悉符同焉看像光背有梵文曰阿育王造也時聞此銘更倍欽重雲翼興念致應之驗也及病將臨像光忽逝翼曰佛示此相病必不損光往他方復爲佛事旬日而終後僧擬光更鑄今者宋孝武時像

大放光江東佛法一期甚盛也宋明帝太始末像輒垂淚明帝尋崩嗣主犇勃便有宋齊革運荆州刺史沈攸之初不信法沙汰僧尼長沙一寺千有餘僧應還俗者將數百人舉衆惶駭長幼悲泣像爲流汗五日不止有聞於沈沈召寺大德玄暢法師訪問所以暢曰聖不云遠無幽不徹去來今佛相念得無今佛念諸佛乎欲請檀越除不信之心故有斯應問出何經答云無量壽經攸之取經尋之殊悅即停沙汰齊永元二年鎮軍蕭穎胄與梁高共荆州刺史南康王寶融起義時像行出殿外將欲下階兩僧見而驚喚乃迴入殿三年穎胄暴亡寶融亦廢而慶歸高祖梁天監末寺主道嶽與一白衣淨塔邊草次開塔戶乃見像繞龕行道嶽密禮拜不令泄言及

大開堂像亦在座梁鄱陽王為荊州屢請入
城建大功德及病迎之倍捏不起少日而薨
高祖昔在荆陝宿著懇誠屢遣上迎終無以
致中大通四年三月遣白馬寺僧璉主書何
思遠齋香華供養具申丹款夜即放光似隨
使往明旦承接還復留礙重謁請祈方申從
往四眾戀慕送至江津至二十三日屆于金
陵去都十八里帝躬步迎竟路放光相續無
絕道俗欣慶歎未曾有在殿三日竭誠供養
一云傳中興寺設無遮大齋二十七日從大通門出
入同泰寺其夜像大放光勅於同泰寺大殿
東北起殿三間兩厦施七寶帳座以安瑞像
又造金銅菩薩二軀斷山穿池竒樹怪石飛
橋欄檻夾殿兩階又施銅鑊一雙各容三十
斛三面重閣宛轉玲瓏中大同二年三月帝

幸同泰設會開講歷諸殿禮黃昏始到瑞像
殿帝纔登階像大放光照竹樹山水並作金
色遂半夜不休及同泰被焚堂房並盡唯像
所居殿存焉太清二年像大流汗其年十一
月侯景亂階大寶三年賊平長沙寺僧法敬
等迎像還江陵復止本寺後梁大定七年像
又流汗明年二月中宗帝崩天保三年長沙
寺延火所及合寺洞然煙焰四合欲救瑞像
無方轉移此像由來舉必百人爾日六人便
起天保十五年明帝迎像入內禮懺冥感二
十三年帝崩嗣主蕭琮移像於仁壽宮又大
流汗廣運二年而梁國亡滅開皇七年長沙
寺僧法藉等復迎還寺開皇十五年黔州刺
史田宗顯至寺禮拜像即放光公發心造正
北大殿一十三間東西夾殿九間初運材木

在荆上流五千餘里斫材運之至江散放其木流至荆州自然泊岸雖風波鼓扇終不遠去遂引上營之柱徑二尺下礎闊八尺斯亦終古無以加也時大殿以沉香貼徧中安十三寶帳並以金寶莊嚴乃至椽桁藻枅無非寶華間列其東西二殿瑞像所居並用檀貼中有寶帳華距並用真金所成窮極宏麗天下第一大業十二年瑞像數汗其年朱絜破掠諸州來至荆門營于寺內大殿高臨城北賊上殿上射城中留守患之夜以火箭燒之城中道俗悲悼瑞像滅矣其夜不覺像踰城而入至寶光寺門外立旦見像存合城欣悅賊散後看像故處一不被燒灰炭不及今續立殿不如前者偽梁蕭銑鳳鳴五年偽宋王楊道生等至寺禮拜像大流汗身首雨流竟

卷八

十一

日不息其年九月大唐兵馬從蜀江下其月二十日寺僧法通以唐運將統希求一瑞繞像行道其夜放光明滿堂至二十五日光彩漸滅其日趙郡王兵馬入城斯亦慶幸大同故流光爲其善瑞也至於亢陽之月宰牧致誠無不感應貞觀六年六月大旱都督應國公武護迎像建齋行道七日官僚上下立於像前一心觀佛良久雲氣四布甘雨滂流其年遂登都督乃捨黃金更鍍瑞像輦輿播華莊嚴衆具備矣今見在江陵長沙寺又有外國銅像高七尺許古異不甚重云道安在石城長安所送今弟子於髻中得一舍利有光失之云

東晉吳興金像出水緣第八

東晉周玘字宣佩義興陽羨人晉平西將軍

處之第二子也位至吳興太守家世奉佛其
女尤甚精到家僮捕魚忽見金光溢川映流
而上當即下網得一金像高三尺許形相嚴
明淨水而住牽排不動馳往白玳玳以告女
乃以人船送女往迎遙見喜心禮而手挽即
得上船在家供養女夕夢佛左膝痛覺看膝
果有穿處便截金釵以補之玳後以女適吳
郡張澄將像自隨言歸張氏後病卒乃見女
在城牆上姿飾逾於平日內外咸覩俄而紫
雲下迎遂上升空極目乃沒澄曾孫事接戎
旅平討孫恩之亂久廢齋戒不覺失像而光
尚在舉家懺悔祈求備至有一老姥齋詣賣
之索價極少識是前像方欲雇直失姥所在
此像遂亡光在張家云

東晉會稽木像香瑞緣第九

東晉會稽山陰雲寶寺木像者徵士譙國戴
逵所製逵以中古製像略皆朴質其於開敬
不足動心素有潔信又甚巧思方欲改斲威
容庶參真極注慮累年乃得成遂夏夏製像
之妙未之有如上之像也致使道俗瞻仰忽
若親遇高平郟嘉賓撮香呪曰若使有常將
復覩聖顏如其無常願會彌勒之前所拈之
香於手自然芳煙直上極目雲際餘芳徘徊
馨盈一村于時道俗莫不感勵像今在越州
嘉祥寺云

東晉吳郡金像傳真緣第十

東晉元嘉二年沙門支慧護於吳都紹靈寺
建釋迦文丈六金像於寺南傍高鑿穴以啓
鎔鑄既成將移夜中空內清明有華六出白
色鮮發四面翻灑未及於地自斂而上歸及

曉白雲若煙出所鑄穴雲中白龍見長數十丈光彩炳煥徐引繞穴每至像前瞻仰遲徊似歸敬者斯時風霽景清細雨而加香氣像既入坐龍乃升天元嘉初徵士譙國戴顯嫌製古朴治像首面威相若真自肩以上短舊

六寸足蹠之下削除一寸云

徵八

十三

東晉東掖門金像出地緣第十一

東晉義熙元年司徒王謐入宮住東掖門有侍人於門東見五色光出地驚而穿之得古形銅盤下獲金像高四尺光趺並具斯又同孫皓之育王像也因奉入宮宋祖素不甚信及獲此像加敬欣悟躬禮事焉此本在瓦官寺後移龍光寺云

東晉徐州太子思惟像緣第十二

東晉徐州吳寺太子思惟像者昔晉沙門法

顯勵節西天歷遊聖迹往投一寺大小逢迎顯時遇疾主人上座親事經理勅沙彌為客借覓本鄉齋食條忽往還脚有瘡血云往彭城吳蒼鷹家求食為犬所啣顯怪其旋轉之間而遊數萬里外方悟寺僧並非常人也後隨舶還國故往彭城追訪得吳蒼鷹具狀問之答有是事便指餘血塗門之處顯曰此羅漢聖人血也當時見為覓食耳如何遂損耶鷹聞慚悚即捨宅為寺自往揚都求諸經像正濟江中船遂傾側忽有雙骨各長一丈隨波騰涌奄入船中即得安流升岸以事奏聞乃龍齒也鷹求像未獲泝江西上暫息林間遇見婆羅門僧持此像行曰欲往徐州與吳蒼鷹供養鷹曰必如彼言弟子是也便付像將還至京詔令模取千軀皆足下施銘而人

徵八

五

莫辨新舊任鷹探取像又降夢示其本相恰
取還得本像東還徐州每放異光元魏孝文
請入北臺至高齊後主遣使者常彪之迎還
鄴下齊滅周廢爲僧藏之大隋開教還重光
顯今在相州大慈寺云

東晉廬山文殊金像緣第十三

東晉廬山文殊師利菩薩像者昔有晉名臣
陶侃字士衡建旌南海有漁人每夕見海濱
光因以白侃侃遣尋之俄見金像凌波而趣
船側檢其銘勒乃阿育王所造文殊師利菩
薩像也昔傳云育王既統此州戮鬼王制獄
恐酷尤甚文殊現處鑊中火滅水清生青蓮
華王心感悟即日毀獄造八萬四千塔建立
形像其數亦爾此其一也初侃未能深信因
果既見嘉此瑞像遂大尊重乃送武昌寒溪

寺後遷荊州故遣迎之像初在輿數人可舉
今加以壯夫數十確不移處後更足以事力
輜車牽拽僅得上船船復即沒使具聞侃聽
還本寺兩三人便起沙門慧遠敬伏威儀迎
入廬岫而了無艱阻斯即聖靈感降唯其人
乎故諺曰陶惟劍雄像以神標雲翔泥宿邈
何遙遙是也隋末賊發僧衆四散有一老僧
失名來辭瑞像像曰爾年老但住何得相捨
遂依言住于時董道冲賊寇擾江州其徒入
寺覓財物執僧索金僧曰無可得乃炙之僧
曰徒受炙死屍穢伽藍何如寺外賊將出欲
殺僧曰年七十不負佛教待正念已伸頸時
可下刀賊殺之見伸頸受刀即便下斫刀反
刺賊心刃出於背群賊奔怕東走至遠法師
墓于時天氣清朗忽有雲如蓋墨屯下布雷

電而繞遂震賊九人死之江州子女及以衣物多依山藏匿由是賊徒不敢入山江州郭下焚蕩略盡像今在山東林寺重閣上武德中石門谷風吹閣北傾將欲射正施功無地僧乃祈請山神賜吹令正不久復有大風從北而吹閣還得正如舊云

元魏涼州石像山裂出現緣第十四

元魏涼州山門出像者太武太延元年有離石沙門劉薩何者備在僧傳歷遊江表禮鄧縣塔至金陵開育王舍利能事將訖西行至涼州西一百七十里番禾郡界東北望御谷山遙禮人莫測其然也何曰此山崖當有像出靈相具者則世樂時平如其有缺則世亂人苦經八十七載至正光元年因大風雷雨震山巖挺出石像高一丈八尺形相端嚴唯

無其首登即選石命工安訖還落魏道陵遲其言驗矣至周元年治涼州城東七里澗石忽出光照燭幽顯觀者異之乃像首也奉安像身宛然符合神儀彫缺四十餘年身首異處二百許里相好昔虧一時還備時有燈光敬八流照鐘聲飛響皆莫委其來也周保定元年十六立為瑞像寺建德將廢首又自落武帝令齊王往驗乃安首像頂以兵守之及明還落如故遂有廢法國滅之徵接焉備于周釋道安碑周雖毀教不及此像開皇通法依前置寺

大業五年煬帝敬西征躬往禮覲改為感通道場今仍存焉依圖擬者非一及成長短終不得定云
北涼河南王南崖塑像緣第十五
涼州石崖塑瑞像者昔沮渠蒙遜以晉安帝

隆安元年據有涼土三十餘載隴西五涼斯最久盛專崇福業以國城寺塔終非久固古來帝宮終逢煨燼若依立之効尤斯及又用金寶終被毀盜乃顧眄山宇可以終天於州南百里連崖綿亘東西不測就而斷窟安設尊儀或石或塑千變萬化有禮敬者驚眩心目中有土聖僧可如人等常自經行初無寧舍遙見便行近矚便止視其顏面如行之狀或有羅土空地觀其行不人纔遠之即便蹈地足跡網納來往不住如此現相經今百餘年彼人說之如此云

北涼沮渠丈六石像現相緣第十六

北涼河西王蒙遜為母造丈六石像在于山

寺素所敬重以宋元嘉六年遣世子興國攻於罕大敗興國遂死於佛氏遜恚恨以事佛

徵八

十七

無靈下令毀塔寺斥逐道人遜後行至楊述山諸僧候於路側望見發怒立斬數人爾時將士入寺禮拜此像涕淚橫流驚還說之遜聞往視至寺門舉體戰悸如有把持之者因喚左右扶翼而進見像淚下若泉即稽首禮

謝深自咎責登設大會倍更精到招集諸僧還復本業焉觀遜之為信弗深明攻殺以取豈佛之為非禁也性以革改為先任意肆惡知何所而不至初重法識譯大涅槃願同生死後因少忿乃使刺客害之今行役失利又咎佛僧珍寺誅僧一何酷濫晚雖再復不補其誓云今沙州東南三十里三危山即流四山之地崖高二里佛像二百八十龕光相亟發云宋都城文殊師利金像緣第十七宋元嘉二年劉式之造文殊金像朝夕禮拜

頃之便失惆悵祈請夙夜匪懈經于五年昏
夕時見佛座有光發座至棟式之因燒香拂
拭牀帳乃見失像儼然具存云

宋東陽銅像從地出緣第十八

宋元嘉十二年留元之東陽長山人家以種
芋爲業每燒田墟輒有一處叢草不然經久
怪之不復墾伐後試薄掘得銅坐像高三寸
許尋檢其地舊非邦邑莫測何來云

宋江陵金像出樹光照緣第十九

宋元嘉十四年江陵靈收寺尼慧玉行業精

敬八

十八

勤人也昔於長安薛尚書寺見紅白光於寺
中後有六重寺初沙門於先光處得彌勒金
像高一尺及住江陵見寺東樹有紫光起暉
映一林以告餘人並云不見後寺主法和將
於樹下築禪堂基仰首樹上得金坐像亦高

尺許云

宋浦中金像光現及出緣第二十

宋元嘉十四年孫彥曾家世奉佛妾王惠稱
少而信向年大彌篤誦法華經輒見浦中有
雜色光使人掘深三尺得金像連光趺高二
尺一寸趺銘云建武元年歲在庚子瓦官寺
道人法新僧行等所造即加磨瑩之云

宋江陵上明澤中金像緣第二十一

宋元嘉十五年羅順爲平西府將戍在上明
十二月放鷹野澤同輩見鷹雉俱落于時火
燒野平唯有三丈許叢草不然遂披而覓鷹
乃得金銅菩薩坐像通趺高一尺工製殊巧
時定襄令謂盜者所藏乃下符界內無失像
者遂收而奉之云

宋荊州壁畫像塗却現緣第二十二

宋衛軍臨川康王在荊州城內築堂三間供養經像堂壁上多畫菩薩圖相及衡陽文王代鎮廢爲卧堂悉加泥治乾輒圻脫畫狀鮮淨再塗猶爾王不信向亦謂偶爾又使濃塗而畫像徹見炳然可列王復令毀故壁悉更繕改不久抱疾閉眼輒見諸像森然滿目於是廢而不居頗事齋講云

宋江陵支江金像誓志緣第二十三

宋元嘉中江陵支江張僧定妹幼而奉法志欲出家常供養小形金像以爲前路之資也而父母逼嫁誓志不行而密許郗氏女初不知也及羔鴈既至女悲呼不就燒香伏地取死此像遂放金光彌竟一村父兄驚其通感止不嫁之張郗二門因大敬信僧定爲之出家宋丞相南郡王鎮陝乃以其居建精舍焉

云

宋相州桐盾感通作佛光緣第二十四

宋泰始中東海何敬叔少而奉法隨湘州刺史劉韞監縣遇有梅檀製以爲像既就無光營索甚勤而卒無可獲憑几思之如睡見沙門納衣杖錫來曰檀非可得麤木不堪唯縣後何家桐盾堪用雖惜之苦求可得寤問左右果如所言因固求買之何氏曰有盾甚愛患人乞奪曾未示人明府何以得知直求市耶敬叔以事告之何氏驚喜奉以製光後爲湘府直省中夜夢像云鼠嚙吾足清旦疾歸視像果然云

齊番禺石像遇火輕舉緣第二十五

齊建元中番禺毗耶離精舍舊有扶南國石像莫知其始形甚巨異常七八十人乃能勝

微八

二十

致此寺草茨遇火延及屋在下風煙焰已接屋眾十餘相顧無計中有意不已者試共三四人捧之飄然而起曾無鈞石之重像既移矣屋亦焚焉每有神光州部兵寇輒淚汗滿體嶺南以爲恒候後廣州刺史劉俊表送出都今應在故蔣州寺中云

齊彭城金像汗出表祥錄第二十六

宋徐州刺史王仲德於彭城宋王寺造丈八金像相好嚴華江左之妙製也北境兵起或貽僧禍像輒流汗滴其多少則難之小大逆可知矣郡人常以候之齊建元初像復流汗其冬魏寇淮上時兗州數郡起義南附鳩略甚衆亦驅迫沙門助其戰守魏軍屠其營壘志欲夷滅表奏魏臺誣以助亂須及斬決時像大汗殿地流濕魏徐州刺史梁王奉法勤

勤至魏寺親使人以巾帛拭隨出不已至數十人交手競拭猶不能止王乃燒香禮拜執巾呪曰衆僧無罪誓自營護必不罹禍若幽誠有感當隨拭即止言已自拭果應手而燥王具事表聞下詔皆見原有云

齊揚都觀音金像緣第二十七

齊建元初太原王琰昔年在幼稚於交趾賢法師所受五戒以觀音金像令供養遂奉還揚都寄南澗寺琰晝寢夢像立于座隅意甚異之即馳迎還其夕南澗失像十餘盜毀鑄

徵八

三十一

錢至宋大明七年秋夕放光照三尺許金輝映奪合家同覩後以此像寄多寶寺琰適荆楚垂將十載不知像處及還揚都夢在殿東衆小像內的的分明詰且造寺如夢便獲於建元元年七月十日也故琰冥祥記自序云

此像常自供養庶必永作津梁循復其事有感深懷泐此徵觀綴成斯記夫鏡接近情莫踰儀像瑞驗之發多是自興經云鎔斷圖續類形相者爰能行動及放光明今西域釋迦彌勒二像輝用若真蓋得相乎令東夏景模神應亟著亦或當年群生因會所感假憑木石以見幽異不必剋由容好而能然也故沉石浮深實闡閩吳之化瘞金寫液用綿彭宋之福其餘銓示繁方雖難曲辨率其大抵允歸曰從若夫經塔顯効旨證亦同事非殊貫

故不盡其本

餘如冥祥記部十卷具云

梁荆州優填王梅檀像緣第二十八

梁高祖武帝以天監元年正月八日夢檀像入國因發詔募人往迎案佛遊天竺記及雙卷優填王經云佛上忉利天一夏為母說法

王臣思見優填國王遣三十二匠及齋梅檀請大目連神力運往見令圖佛相既如所願圖了還返坐高五尺在祇桓寺至今供養帝欲迎請此像時決勝將軍郝騫謝文華等八十人應募往達具狀祈請舍衛王曰此中天正像不可將適邊方乃令三十二匠更刻紫檀人圖一相卯時運手至午便就相好具足而像頂放光降微細雨并有異香故優填王經云真身既隱次二像現普為衆生深作利益者是也騫等負第二像行數萬里備歷艱微八關難以具聞又渡大海冒涉風波隨浪至山糧食又盡所將人衆及傳送者身多亡沒逢諸猛獸一心念佛乃聞像後有甲冑聲又聞鐘聲巖側有僧端坐樹下騫登背負像下置其前僧起禮像騫等禮僧授澡水令飲並得

飽滿僧云此像名三藐三佛陀金毗羅王自從至彼大作佛事語頃失之爾夜僉夢見神曉共圖之至天監十年四月五日騫等達于揚都帝與百寮徒行四十里迎還太極殿建齋度人大赦斷殺絃是弓刀稍等並作蓮華塔頭帝由此菜蔬斷慾至太清三年五月帝崩湘東王在江陵即位號元承聖遣人從揚都迎上至荆都承光殿供養後梁大定八年於城北靜陵造大明寺乃以像歸之今見在多有傳寫流被京國云

梁揚都光宅寺金像緣第二十九

刻縣石像附

梁祖天監初於本宅立光宅寺造丈八金像圖樣既成不爽分寸臨鑄疑銅不足始欲上請忽有使者領銅十五車至云奉勅送寺便即鎔寫一治即成冠絕通國唯覺高大試以

微八

二十三

量之乃長二丈四尺以狀奏聞鑄像已成不改元樣所續送銅用亦俱盡更重審量乃增四尺勅云銅初不送何緣乃爾豈不以真相應感獨表神奇乎可鑄著華趺以為靈誌乃具疏而勒于足下於今存焉梁祖為父於鍾山造大愛敬寺中殿大像神相有之故不重顯廣如別記有梁佛像多現神奇剡縣大石像者元在宋初育王所造初有曇光禪師從北來巡行山川為幽棲之所見此山崇麗乃於峯頂構小草室聞天樂空中聲曰此是佛地如何輒有蔬圃耶光聞南移天台後遂繕造為佛像積經年稔終不能成至梁建安王患降夢能建剡縣石像者病可得愈遂請僧祐律師既至山所規模形製嫌其先造太為淺陋思緒未絕夜忽山崩壓二百餘人其內

佛現自頸已下猶在石中乃剝鑿浮石至本
仍止既都除訖乃具相焉斯則真儀素在石
中假工除剝故得出現梁太子舍人劉黜製
碑於像所備之云

梁高祖等身金銀像緣第三十

梁祖登極之後崇重佛教廢絕老宗每引高
僧談叙幽旨又造等身金銀像兩軀於重雲
殿晨夕禮事五十許年冬夏躡石六時無缺
足踏石處十指文生遂卒窮作侯景篡位猶
存供養太尉王僧辯誅景修復臺城會元帝
陷於江陵江南無主辯乃通欵於齊迎貞陽
侯蕭淵明爲帝時江左未定利害相雄辯遣
女壻杜龕典衛宮闕龕性兇頑不見後際欲
毀二像爲鋌先令數十人上三層閣令鑊佛
項椎鑿始舉二像一時迴顧眄之所遺諸人

微八

二十四

臂如墮落不自勝舉失瘡如醉杜龕亦爾久
乃醒悟仍被打築徧身青腫唯見金剛力士
可畏之物競來擊之受苦呻吟舉形洪爛膿
血交流穿皮露骨而卒此乃近事道俗同知
云

元魏定州金觀音像高王經緣第三十一

元魏天平中定州募士孫敬德防於北陲造
觀音金像年滿將還常加禮事後爲劫賊橫
引禁於京獄不勝拷掠遂妄承罪並斷死刑
明旦行決其夜禮拜懺悔淚下如雨啓曰今
身被枉當是過去枉他願償債畢誓不重作
又發大願云云言已少時依稀如夢見一沙
門教誦觀世音救生經經有佛名令誦千遍
得度苦難敬德歎覺起坐緣之了無忝錯比
至平明已滿一百徧右司執縛向市且行且

誦臨欲加刑誦滿千徧執刀下斫折為三段
不損皮肉易刀又折凡經三換刀折如初監
當官人莫不驚異具狀聞奏丞相高歡表請
其事遂得免死勅寫此經傳之今所謂高王
觀世音是也敬德放還設齋報願出在防像
乃見項上有三刀痕鄉郭同覩歎其通感見
齊志及旌異等記具說云

徵八

二十五

陳重雲殿并像飛入海緣第三十二

陳武帝崩兄子蒨立將欲修葬造輜輶車國
創新定未遑經始昔梁武帝立重雲殿其中

經像並飾珍寶映奪諸國運雖在陳殿像仍
在蒨欲收取重雲佛帳珠珮以飾送終人力
既足四面齊至但見雲氣擁結流繞佛殿自
餘方左開朗無陰百工怪焉競往看覩須臾
大雨橫注雷電振擊煙張鴉吻火烈雲中流

布火焰高下相涉欵見重雲殿影二像峙然
四部神王并及寶座一時上騰煙火挾之忽
然遠逝觀者傾國咸歸奉信雨晴之後覆看
故處唯礎存焉至後月餘有人從東州來云
於此日見殿影像乘空飛海今望海者有時
見之又魏氏洛京永寧寺塔去地千尺為天
所震其緣略同有人於東海時見其迹云

周晉州靈石寺石像緣第三十三

北齊末晉州靈石寺沙門僧護守道直心不
求慧業願造丈八石像衆僧咸怪其大言後
於寺北谷中見有卧石可長丈八乃雇匠就
而造佛向經一周面腹粗了而背猶著地以
六具物舉之不動經夜自翻旦視欣然即就
營作移在佛堂晉州陷日像汗流地周兵入
境先燒寺塔此像被焚初不變色唯傷二指

後欲倒之人牛六十牽挽不遂忽有異僧咸無識者以瓦木土壅雜累圍之須臾便了失僧所在像後降夢信心者曰吾患指痛其人悟而補之隋氏啓運如前開復開皇十五年有盜樁蓋者即夢丈八人入室責之其賊慚怖而還像今見在云

徵八

二十六

周宜州北山鐵礦石像緣第三十四

周武建德三年猜忌佛法勇意殄滅天下闇冥有宜州姜明者督事夜行經州北百餘里山中行往常見上山光明怪之因巡行光處見有卧石狀如像形便斲掘尋之乃是鐵礦不可鑿鑿故其形礦硬高三丈許欲加摩瑩卒不可觸又向下尋乃有石跌孔穴具足乃共村人以物舉之其像欬然流下遙趣跌孔卓然特立衆以爲奇瑞也以狀奏聞時天元

嗣曆佛法將融乃改爲大像元年仍以其處爲大像寺隋祖開運重構斯迹又改爲顯際寺討尋其本處非人住又無大石及以鐵礦豈非育王之神力所降感也大唐因之不改貞觀末寺西置宮名曰玉華像仍舊所在宮

東三十里苑內太宗常往禮淨嫌非華飾乃捨物莊嚴永徽年中改宮立寺還名玉華今屬坊州陰闇之夕每發光瑞道俗常見故不甚驚歎云

周襄州峴山華嚴行像緣第三十五

徵八

三十七

周襄州峴山華嚴寺行像者古來木像莫知其始而面首殊麗瞻仰無已可高五丈許微應在昔不在其今不復具陳及周滅法人藏其首隋開皇乃出如前莊飾以爲聖像號盧舍那佛每年祈福以爲歸依之所也隋文將

崩兩鼻洩出沾汙懷中金薄剝起洩流有光
拭之無塵望還如洩貞觀二十三年四月內
洩還連出塗漫懷內方圓一尺初未委也及
後太宗升遐方知兆見至六月內洩又重出
合州同懼不知何禍至七月內漢水汎漲溢
入城郭水深丈餘陷溺不少今在本寺祈求
殷矣襄陽士俗有小子胤者皆往祈之隨其
本心男女感應

隋蔣州興皇寺焚像移緣第三十六

隋開皇中蔣州興皇寺佛殿被焚當陽丈六
金銅大像并二菩薩俱長丈六其模戴顛所
造止當棟下于時火大盛佛殿被焚衆人拱
手咸共嗟悼大像融滅忽見欵起移南一步
棟梁摧下像得全形四面甃瓦木炭皆去像
身五六尺許雖被火焚而金色不變脚下有

銘大衆咸駭歎聲滿路今移在白馬寺鳥雀
無踐永徽二年盜者欲刻像銅乃鋸窻樞斷
將欲拔出遂被夾腕求拔不脫至曉僧問盜
者云有一人著白衣在堂內撮手求脫不得
去云

隋釋明憲五十菩薩像緣第三十七

阿彌陀佛五十菩薩像者西域天竺之瑞像
也相傳云昔天竺雞頭摩寺五通菩薩往安
樂界請阿彌陀佛娑婆衆生願生淨土無佛
形像願力莫由請垂降許佛言汝且前去尋

微八

三十八

當現彼及菩薩還其像已至一佛五十菩薩
各坐蓮華在樹葉下菩薩取葉所在圖寫流
布遠近漢明感夢使往祈法便獲迦葉摩騰
等至雒陽後騰姊子作沙門持此瑞像又達
此國所在圖之未幾齋像西返而此圖傳不

甚流廣魏晉已來年載久遠又經滅法經像
湮除此之瑞迹殆將不見隋文開教有沙門
明憲從高齊道長法師所得此一本說其本
起與傳符焉是以圖寫流布徧於宇內時有
北齊畫工曹仲達者本曹國人善於丹青妙
盡梵迹傳模西瑞京邑所推故今寺壁正陽
皆其真範云

隋京師日嚴寺瑞石影像緣第三十八

隋京師日嚴寺石影像者其形八楞紫石英
色高八寸徑五寸內外映徹昔梁武太清年
中有西域僧將來會侯景作亂遂安江州廬
山西林寺像頂上隋開皇十年煬帝鎮於揚
越廣搜英異江表文記悉總收集乃於雜記
中得影像傳即令舍人王延壽往寺推覓得
之自任晉蕃已來每有行往常以烏漆函盛

徽八

平九

之令人馬上捧而前行後登儲貳乃送曲池
日嚴寺有令當寺看已封鎖勿令外人見之
寺即帝之所造也大業之末天下沸騰京邑
僧衆常來瞻觀余住此寺亦未之信重以見
石中金光晃晃疑似佛像耳仍見名行諸僧
更說不同咸言了了分明面目相狀未曾有
昧余慨無所見又潔齋別懺七日後依前觀
之見有銀塔後又觀之見有銀佛而道俗同
觀往往不同或見佛塔菩薩或見僧衆列坐
或見帳蓋幡幢或見山林八部或見三塗苦
相或見七代存亡一觀之間或定或變雖惡
善交現而善相繁焉故來祈者咸前發願往
作何刑來生何處何言爲現信爲幽塗之業
鏡者也貞觀六年七月內下勅迎入內宮供
養二

隋邢州沙河寺四面像緣第三十九

隋邢州沙河縣寺四面佛者隋祖時有人入山見僧守護此佛銅身高三尺餘便請遂許失僧所在諸處聞之競來引挽都不得起唯沙河寺僧引之隨手至寺後人寺側獲金一

塊上有鳥形銘云擬鍍四面佛因鍍之像身上都是鳥形後忽失之於寺側澧中數有光現尋乃澆出隋主後聞遣工冶鑄擬之卒不成經二百餘日乃成終有缺少遂罷云

唐坊州石像出山現緣第四十

唐武德年中坊州西南慈烏川有郝辯郝積者素有信敬見群鹿常在山上逐去還來異之共掘鹿所止處得石像高一丈四尺許移出川中村內至今現存自像出後群鹿因散古老傳云迦葉佛時所藏有四十軀今雖兩

微八

三十

現餘在山隱其形如今于華東鐵鑛像相似不可治斷云

唐簡州佛跡神光照緣第四十一

唐蜀川簡州三學山寺有佛跡常有神燈自空而現每夕常爾齋日則多有州宰意欲尋之乘馬來寺十里已外空燈列現漸近漸昧遂並失之返還十里如前還現至今不絕貞觀末有僧法藏以至為心不護細行夜宿寺中有大神衣甲冑從門鑰中拔出藏擲于寺外七里藏夜返還寺重門皆閉云

唐涼州山出石文有佛字緣第四十二

唐貞觀十七年九月涼州都督李襲譽因巡境至州東南昌泉縣界有石表文合臺百一十字乃有七佛八菩薩上果佛田等字以狀奏聞有勅覆檢如其所奏下詔涼府給復一

年罪者赦之云

唐渝州相思寺佛跡出石緣第四十三

唐渝州西百里相思寺北石山有佛跡十三枚皆長三尺許闊一尺一寸深九寸中有魚

文在佛堂北十餘步見有僧住貞觀二十年

十月忽於寺側饒亦泉內出蓮華形紅色鬚

臺具足大如三尺面合擊出如涕入水成華

舟載往還無不歎訝經月不滅相思寺因以

名之一云涪州亦有此寺本貧煎由是感施

至今常富昔南齊荊州城東菩薩井出錦于

時士女取用如人中錦不異經月乃歇故知

華出不足可怪出吳均齊春秋蕭誠荊南志

云

唐循州靈龕寺佛跡緣第四十四

唐循州東北興寧縣靈龕寺北石上佛跡三

微八

三十一

十餘大者五尺以下循州一川中東西二百
南北百里寺極豐渥近得銅藏面三尺爐可
獲百餘諸盤合等又其銘云僧得福興俗得
禍至古傳云晉時北僧在此山隱遊大洪嶺
至佛跡處有大石窟華果美茂遂住經宿山
神為怪怖之心卓不動曰此不可居山鬼數
來望前石山陵雲槩日遂往登之下望懸絕
不可至彼還興寧說之宋代二僧承前不達
勇意覆尋其僧誦法華經戒行貞潔能伏神
鬼乃至見形受戒爰及家屬望前崖上有異
光彩隔一丈許上下俱絕僧以木為梁度視
乃見奇跡七枚色如人肉現于石上貞觀三
年又現一跡並放光明輪相具足今有看者
多少不同因置靈龕厥取其異又訪其本宗
時王家捨栗園為寺即今古堂尚存云

唐撫州降潭州行像緣第四十五

唐顯慶四年撫州刺史祖氏爲亢旱請祈無效有人於州東山見有行像莫測其由將事移徙鏗然不動風聲扇及遠近同趣有潭州人云彼寺失之乃在此耶尋其行路乃現二跡各長三尺相去五百里刺史以元炎既久微八便往祈請盡州官庶香華步往二十里許泣告情事勤至彌甚使三人捧之飄然應接返還州寺隨路布雲當夕滂下遂以有年今在撫州云

唐雍州藍田金像出石中緣第四十六

唐永徽年雍州藍田東悟真山寺寺居藍田谷之西崖製窮山美殿堂嚴整有僧於寺比澗更修別院大石橫礙甚爲妨害乃以火燒水沃之令散終無以致便以鐵椎打破石仲

獲金像一軀四邊無縫天然裹甲不知何來像趺全具非解合作亦不識是何珍寶高五尺今在山寺其年益州光明寺柱上有一佛二菩薩現雖削還影出初在九隴佛堂長史張緒以聚衆移入光明今見在云

唐雍州鄠縣金像出澧緣第四十七

唐雍州鄠縣東澧水西李趙曲有金像高三尺六寸并焰光四尺數放光明像形露右膊極威嚴余聞往尋見之踏上銘云秦建元年四月八日於長安中寺造女王慧韶感佛泥微八曰幸遇遺像是以賴身之餘造鑄神儀若其誠感必應願使十方同福銘文如此問其獲緣云昔廢二教遂藏於澧水羅仁澗中有人岸行聞澗中有聲亦放光明向村老說便趣水求澗中純沙水出光明便就發掘乃獲前

像時尚在周村家藏隱互相供養閉在闇室
放光自照今在村中云

唐沁州像現光明常照林谷緣第四十八

唐龍朔三年春二月沁州像現州北六十餘
里在綿上縣界長谷中半崖上有古佛龕中
有三鋪石像中央像常放光明照燭林谷村
人異之以事聞州遂以達上上乃勅京師大
慈恩寺僧玄秀共使人乘驛往審登到即見
光明如火流飛出沒然續不絕時有白雲至
窟其光暫隱雲去光現便即馳報勅令圖寫
重覆依審光還如初頻煩三夕如初照曜至
今相傳光仍不斷余昔貞觀九年曾遊沁部
在綿上界周歷三年山林勝地石龕佛像之
所大有古跡莫委其初然不覩瑞故是障厚
今在三輔乃聞斯異依口錄云

唐代州五臺山像變聲現緣第四十九

唐龍朔元年下勅令會昌寺僧贖往五臺山
修理寺塔其山屬代州五臺縣備有五臺中
臺最高目極千里山川如掌上有石塔數千
薄石壘之斯並魏高祖孝文帝所立臺北石
上人馬太跡陷文如新頂有大池名太華泉
又有小泉迭相延屬夾泉有二浮圖中有文
殊師利像傳云文殊師利與五百仙人往清
涼山說法故此山極寒不生樹木所有松林
森於下谷山南號清涼峯山下有清涼府古
今遺基見在不滅從臺東南而下三十里許
有古大孚靈鷲寺見有東西二道場佛事備
焉古老傳云漢明帝所造南有華園三頃許
異華間發昱焰人目實神仙之宅也屢有僧
現欸然難尋聖跡神寺往往出沒今上龍朔

二年又令贖往并吏力財帛往修理故寺贖
與五臺縣丞并將從二十餘人直詣中臺見
石像臨崖搖動身手及至像所乃是方石悽
然無感悵恨久之令作工修理二塔并文殊
像徙倚塔邊忽聞塔間鐘聲振發連椎不已
又聞異香氤氳屢至道俗咸感歎未曾有又
往西臺遙見一僧乘馬東上奔來極急贖與
諸人立待其至久而不到就往叅迎乃變爲
枿悵恨無已然則像相通感有時隱顯鐘聲
香氣相續恒聞其上方三百里東南脚即恒
嶽也西北脚即恒天池也中有佛光山仙華
山王子塔古寺六所解脫禪師僧明禪師遺
蹤坐窟身相存焉廣如別記云
唐遼口山崩自然出像緣第五十
唐龍朔中有事遼左行軍將薛仁貴行至隋

主討遼古地乃見山像空曠蕭條絕於行往
討問古老云是先代所現便圖寫傳本京師
云

集神州塔寺三寶感通錄卷第二

集神州塔寺三寶感通錄卷第三上 微九

唐 終南山 釋 道宣 撰

第三引聖寺瑞經神僧

初明聖寺

次明瑞經 微九

後列神僧

序曰正法弘護其惟在人故佛未降靈法存而莫顯僧初不至徒聞而豈傳是知事理因循義非沉隱所以四依三品人依厥初人法兩現畢資聖力致使三洲聞道終顯寶頭之功六萬遐齡教資羅漢之德神僧聖寺陳祥山海之間香氣鐘聲相顯幽明之際列於視聽良書筌而不窮備諸古老口實仰而無絕故撮略所聞紀之云爾

聖寺第一 凡一十 二寺

東晉初天台山寺者昔有沙門帛道猷或云竺姓者銳涉山水窮括奇異承天台石梁終古無度者乃慷慨曰彼何人斯獨無貞操故使聖寺密爾對面千里遂揭錫獨往徑趣石梁周瞰崖險久之方獲其山石梁非一聖寺亦多將欲直度不惜形命且虹梁亘谷下望萬尋上闊尺許莓苔斜側東邊似通西礙大石攀登路絕猷乃別思異校夜宿梁東便聞西寺磬聲經唄唱薩勇意相續通夕不安又聞聲曰却後十年當來此住何須苦求雖爾不息晨夕惋恨結草為菴彌年禪觀後試造梁乃見橫石洞開梁道平正因即得度遂見棟宇宏壯圖塔瓌奇神僧叙接宛同素識中食既訖將陳住意僧曰却後十年自當至此何勞早住相送度梁橫石已塞至晉太元元 微九 二

年終於山所形似綠色端坐如生王羲之聞之造焉望崖仰挹今有往者雲迷其道也

宋時朱齡石者使往遼東還返失道隨風泛海一月餘日達于一島糧水俱竭入島求泉漸深登山乃見一寺堂宇莊嚴非所曾覩僧問所從具說行事設食飲水問以去留石曰此乃聖居非凡可住僧曰欲住任懷石苦辭欲還僧告曰此間去都二十餘萬里石等聞之驚怖曰若爾何緣得達僧曰自當相送不勞致憂又問曰識杯度道人不曰識之便指壁上鉢帑曰此是彼物有小過罰在人中便取鉢帑與石并書一封上爲書字然不可識曰可以書鉢與之令沙彌送勿從來道此有直路疾至船所須更至海沙彌以一竹杖著船頭語曰但閉舫聽往不勞帆柁也於是依

言但聞颼颼風聲有竊視者見船在空雲飛奔於山樹海上數息間遂達揚都大桁正見杯度騎桁欄口云馬齡石既至書自飛上度手度驚曰汝那得蓬萊道人書喚我歸耶乃具說緣由又將鉢與之手捧曰吾不見此鉢四千餘年擲上入雲下還接取太初中無故而死事在別條

晉初河州唐述谷寺者在今河州西北五十里度風林津登長夷嶺南望名積石山即禹貢導之極地也衆峯競出各有異勢或如寶

微九

三

塔或如層樓松栢映巖丹青飾岫自非造化神功何因綺麗若此南行二十里得其谷焉鑿山構室接梁通水繞寺華藥果菜充滿今有僧住南有石門濱於河上鐫石文曰晉太始年之所立也寺東谷中有一天寺窮討處

所略無定指常聞鐘聲又有異僧故號此谷名爲唐述羌云鬼神也所以古今諸人入積石者每逢仙聖行往恍惚現寺現僧東北嶺上出於醴泉甜而且白服者不老

高齊初有異僧投鄴下寺中夏坐與同房僧亡名欵曲意得客僧患痢甚困名以酒與之客曰不可也名曰但飲酒雖是戒禁有患通開客顰眉爲飲患損夏滿辭還本寺相送出都客曰頗聞鼓山竹林寺乎名曰聞之古來虛傳竟無至者客曰無心相造何由而至一夏同房多相惱亂患痢給酒乃是佳藥本所不欲爲患而飲願不以此及人山寺孤迥時可應覽想一登陟以副虛懷名聞喜踊曰必能道導達夕死無恨至九月間剋望尋展幸賜提引不爾無由客曰若來可從鼓山東面而

上東度小谷又東北上即至山寺至期與好事者五六人直詣石窟寺山僧曰何以得來曰欲往竹林道由於此僧曰世人可笑專聽妖言此山東西我並遊涉何處有寺古有斯言不勞往也名曰彼客致詞極非孟浪何有

虛也只得尋之尋而不獲非余咎也石窟寺僧十數相隨依言東上度谷尋嶺忽見一翁把鑿斲地又見一僧來至鋤禾四邊把鋤曳鑿曰去年官寺道人放馬食我禾盡今年復來蹋我秋苗舉鑿赴僧並皆返歸惟名一人東北獨上翁曰放你上山乞蟲喫却遂依東上林木深茂聞南嶺上有吟詠聲名曰非往者客耶曰是也排榛而出執手叙闊相將造寺瞬目間忽見崇峯造日脩竹干雲重門洞開複殿基列門外東西槽櫺飾以金鋪似有

馬蹤而無繫者行至門首曰且住此入通和尚去須臾引入佛殿前禮拜訖西至廊下和尚可年九十許眉長鼻高狀如西域傍有官吏可三十人執文簿有所判斷舉手告曰下里山寺殊無可觀何能遠涉名即禮拜十數和尚曰行來疲頓可止將至房去便引西房比東轉見僧憑案讀經名便禮拜都不懈問便引盡北行東出至本客房中歡笑通宵屢言永住彼曰一任和尚不敢爲礙待明爲諮報白和尚不許乃至中食不異鄴中臨別和尚曰知欲永住知友情也然出家人不可兩處安名本寺受供可得垂否必欲永住可除彼名好去便辭送出執手悵悵旣別悵然行一里間數數返顧寺塔林竹依然滿目更行二里返顧一無但是峯崖雜樹行行西下

微九

五

依隨本道不見田苗亦無田父乃至石窟備爲諸僧說之云

高齊初沙門嵩公者嵩山高棲士也旦從林慮向白鹿山因迷失道日將過中忽聞鐘聲尋響而進巖岫重阻登陟而趣乃見一寺獨據深林三門正南赫奕輝煥前至門所看額云靈隱之寺門外五六犬其狀如牛白毛黑喙或踊或卧以眼眄嵩嵩怖將返須臾梵僧外來嵩喚不應亦不迴顧直入門內犬亦隨入良久嵩見無人漸入次門屋宇四周房門並閉進至講堂惟見牀榻高座儼然嵩入西南隅牀上坐久之忽聞棟間有聲仰視見開孔如口大比丘前後從孔飛下遂至五六十人依位坐訖自相供問今日齋時何處食來或言豫章成都長安隴西薊北嶺南無處不

至動即千萬餘里末後一僧從空而下諸人
競問來何太遲答曰今日相州城東彼岸寺
鑒禪師講會各各豎義大有後生聰俊難問
鋒起殊為可觀不覺遂晚而至嵩本事鑒既
聞此語望得叅話希展上流整衣將起奄然
失地獨坐盤石柞木之下向之寺宇一無所
見唯多巖谷禽鳥翔集嵩出以問上統法師
法師曰此寺石趙時佛圖澄所造年歲久遠
賢聖居之或現或隱遷徙無定今山行者猶
聞鐘聲云云

高齊文宣在晉陽使人騎白駝向我寺取
經函去使問不知何寺帝曰但任駝行自知
寺處日晚出城駝行至忽奄然如睡忽至一
山名為真寂山半有寺群沙彌曰高洋駝
來也便引入寺見一老僧拜已問曰高洋作

徵九

六

天子何似答曰聖明問曰汝來何為曰令取
經函僧曰洋在寺嬾讀經今北行東頭是其
房可取函與之即乘駝而返如睡如夢奄至
晉陽以函返命不久帝行至谷口木井寺有
捨身癡人不解語忽語帝曰我先去爾後可

來帝然之是夜癡人死不久帝於晉陽不豫
使劉桃枝負行鼻血淋瀝是夜帝崩云

代州東南五臺山古稱神仙之宅也山方三
百里極巉巖崇峻有五高臺上不生草松栢
茂林森於谷底其山極寒南號清涼山亦立
清涼府經中文殊將五百仙人往清涼雪
山即斯地也所以古來求道之士多遊此山
遺蹤靈窟奄然即目不徒設也中臺最高去
并州七百里望如指掌上有小石浮圖其量
千計即魏文帝宏所立也石上人馬跡宛然

有大泉名曰太華清澄如鏡有二浮圖夾之
中有文殊師利像人有至者鐘聲香氣無日
不有神僧瑞像往往逢遇龍朔已來下勅令
會昌寺僧會曠往彼修理寺塔前後再返亦
遇靈感中臺東南下三十里有大孚靈鷲寺
古傳漢明所造見有東西二道場像設猶存
南有華園三頃許四時名華相續間發貞觀
中解脫禪師聚徒習定自云於華園北四度
見文殊師利翼從滿空群仙異聖不可勝紀
近有僧明禪師居山三十餘載亦遇仙聖飛
雲而去唯留故處南臺三十里內多是名華
徧於峯岫俗號華山中有聖寺鐘聲時發曾
見異人形偉冠世言語之間超騰遂遠其山
甚近滯俗者罕登登者必感勝緣故述前來
往者也

案別傳云西域天竺黑峰山龍猛菩薩寺者
二十四依中此大士最為宏冠威加異道德
洽王臣藝術智能無不通練號佛滅度後一
切智人也王為立寺鑿石為龕擬于終天不
可改壞龕各立像并一化主經累年運功府
藏已竭而寺不成王來拜曰藏庫已空寺猶
未立徒有志願力不遂心如何菩薩曰王之
德化無思不服福報如影隨作有功何慮財
盡寺不成也可案行寺側功用若為菩薩先
以要術為藥筆取點之無不成金隨石小大
金塊亦爾王依言尋果見金聚大悅即以造
寺今猶見在故西域出金名有多種龍樹金
者紫光外發俗為第一自餘諸金光色少滅
昔菩薩長年七百餘歲山寺來往無由固留
自隱已來將及千歲俗知有之其道重阻從

地穴入方到其崖近有一僧被召夏坐徧歷
龕像無不眞金所有經匣充物崖窟方知三
寶住持幽明兩會也夏滿欲持經出寺人不
許曰本擬住法不得缺漏空手入穴行經數
里乃得出焉

版九

八

雍州鄠縣南繫頭山寺者其山本舟人繫船
其側故以名焉昔太一未分山連太行王屋
白鹿河水停於此川號爲少海及巨靈大人
秦洪海者患水浩蕩以左掌托太華右足蹋
中條太一爲之裂河通地出山遂高顯仍本
號焉張衡西京云高掌遠蹠以流河曲者是
也古老傳云繫頭南有九空仙寺昔有人入
山採樵逼暮不知歸道依林而宿夜聞鐘聲
在近即尋之忽見一寺僧衆百餘但有行坐
而不叙問其人怪之至明失寺此來在近無

往尋者余曾至山但有層峯秀林不可登踐
又云山有九窟仙人所居也有藍田大谷伏
義側歸義寺僧弘藏者有膽勇聞而往尋積
日累夜巡踐山隙止獲五窟甚圓淨如人所
造無缺漏似有居者又光明寺了禪師亦往

尋覓依窟一夏今所謂照陽窟也足爲華望
之大觀也而仙寺終不見焉

子午關南大秦嶺竹林寺者貞觀初採蜜人
山行聞鐘聲尋而至焉寺舍二間有人住處
傍大竹林可有二頃其人斷二節竹以盛蜜

版九

九

可得五斗許兩人負下尋路而至大秦戍具
告防人竹林至此可十五里戍主利其大竹
將往伐取遣人依言往覓過小竹谷達于崖
下有鐵鎖長三文許防人曳鎖擊之大牢上
有二大蟲據崖頭向下大呼其人怖急返走

又將十人重尋值大洪雨便返藍田悟真寺
僧歸真少小山棲聞之便往至小竹谷北上
望崖失道而歸常以爲言真云此竹林去關
可十五許里

梁州道子午關南第一驛名三交驛東有澗
東南來南坡數十頃是栗樹素不知有僧住
屢聞鐘聲不以爲奇一時驛家婦女樵採入
澗忽值一僧獨坐石上縫衣傍無一人此女
人有信心白曰不知師在此日時欲至向驛
食來僧云貧道山居不得食驛家官食女曰
自有私食足以供養僧曰信心人食亦不可
得女恐時過絕走取食及來尋之不見其迹
由是常食家人左近追之永不可值而有鐘
聲此寺去驛可五里許
終南山折谷內樓欄寺者近有人見一僧云

倩爲擊襍問寺在何處云在折谷炬明東額
頭其人爲荷襍將至寺見一僧從南崖下可
長五十丈相召來其人辭返語曰君日日入
山採柴可於柴下取齋殘餅食之不須道得
緣便隨其言日得其餅妻怪窮之不得已便
說遂瘖經年效九又見二僧入谷其人手喚指口
如是三返便即得語其人近死今入山者至
炬明額側常聞鐘聲亦往往見異僧近有一
僧聞之遇見入谷僧疑是樓欄寺問云大德
不是樓欄寺僧不曰是欲隨大德去得不曰
可相隨來但聞耳邊颼颼風聲至急心思惟
曰此何必是聖或入深山躡頓我竊生念時
前僧便失懊恨之甚返迴三日方達谷口乃
於避世堡立精舍以候之精舍見存其僧不
知所終云

又終南山庫谷內西南又名瓠蘆谷昔有人於山採斫遇見一寺并石室石門門內並寶器重大不可勝然不見僧人是衆僧具度其人徘徊顧盼記誌處所以所齋瓠蘆掛於空樹下山召村人往尋其谷內樹上往往悉是瓠蘆莫知縱跡今有尋山者云石門扇在山崖旁半入山下其半雖出無人力開之今其谷名庫地名天藏故谷口府坊皆名天藏測其山中則彌勒下生方現於凡俗耳云案別傳云佛令九十九億大阿羅漢三明六通住持正法於三千界四大洲中統通加護極人壽六十歲時雖遇三災諸聖暫隱至壽百歲聖人還出廣通佛法如是漸增千歲萬歲終六萬歲方涅槃七萬歲時辟支佛現八萬歲時慈佛方降云

徵九

十一

瑞經第二八段

序曰三寶弘護各有司存佛僧兩位表師資之有從聲教一門顯化道之靈府故佛僧隨機識見之緣出沒法爲除惱滅結之候常臨所以捨身偈句恒列於玄崖遺法文言總會於龍殿良是三聖敬重藉顧復之勛勞幽明荷恩慶靜倒之良術所以受持讀誦必降微祥如說修行無不通感天竺往事固顯常談震且見緣紛綸恒有士行投經於火聚焰滅而不焦賊徒盜葉於客堂腕重而不舉或合藏騰於天府或單部瑞於王臣或七難由之獲消或二求因之果遂斯徒衆矣不述難聞敢隨代錄用呈諸後經不云乎爲信者施疑則不說至如石開矢入心決致然水流冰度情疑頓決斯等尚爲士俗常傳况慧拔重空

道超群有心量所指窮數極微因緣之遘若影隨形祥瑞之徒有逾符契義非隱默故述而集之然尋闕前事多出傳紀志怪之與冥祥旌異之與徵應此等衆矣備可攬之恐難觀其文固疏其三數并以即目所詳示存感通之存數也

高僧傳云宋元初中有黃龍沙彌曇無竭者誦觀音經淨修苦行與諸徒屬二十五人往尋佛國備經荒險貞志彌堅既達天竺舍衛路逢山象一群渴齋經誦念稱名歸命有師

子從林中出象驚奔走復有野牛十二一群鳴吼

而來將欲加害竭又如初歸命有大鷲飛來牛便驚散遂得剋免云

又昔東晉孝武之前恒山沙門釋道安者經石趙之亂避地于襄陽註般若道行密迹諸

經析疑甄解二十餘卷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違理者當見瑞相乃夢見一梵僧頭白眉毛長語安曰君所註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弘通可時時設食也後十誦至遠公云昔和尚所夢乃賓頭盧也於是立座飯之遂成永則云

又蜀郡沙門釋僧生者出家以苦行致日爲蜀三賢寺主誦法華習定嘗山中誦經虎躡其前竟部乃去每至諷詠輒見左右四人爲侍年雖衰老而翹勤彌勵遂終其業云

又扶風釋道罔者爲師入河南霍山採鍾乳四人入穴數里三人溺死炬火又亡罔素誦法華憑誠乞濟有頃見螢光追之遂得出穴頻作普賢行道並見感應或見梵僧入坐或見騎馬人至未及言次倏忽不見後遊宋都

以般舟爲業中夜入禪見四人御車呼罔上乘不覺自身已在大路見一人坐胡牀侍衛數百人見罔驚起曰向令知處而已何忽勞屈法師遂拜別令送還寺扣門方開房門亦閉衆咸敬服云

微九

十三

又宋孝建中釋普明者少出家稟性清純蔬食布衣懺誦爲業誦法華維摩若諷誦時有別衣別座未嘗穢雜每至勸發品輒見普賢乘象立其前誦維摩亦聞空中倡樂之聲云又宋太始中揚州瓦官寺釋慧果者少以蔬素自節誦法華十地嘗於園廁一鬼致敬云昔爲衆僧作維那小不如法墮地獄生數蠹鬼中法師慈悲願助拔濟又昔有錢三千埋於柿樹下願取爲福果因告衆掘錢爲造法華設會後夢見鬼云已得改生大勝昔日之

苦報也云

前齊永明中揚都高座寺釋慧進者少雄勇遊俠年四十忽悟非常因出家蔬食布衣誓誦法華用心勞苦執卷便病乃發願造百部以悔先障始聚得一千六百文賊來索物進示經錢賊慚而退爾後遂成百部故病亦損誦經既度情願又滿迴此誦業願生安養聞空中告曰汝願已足必得往生因無病而卒年八十餘矣

又永明中會稽釋弘明者止雲門寺誦法華經禮懺爲業每旦水瓶自滿實諸天童子爲給使也又虎來入室伏牀前久之乃去又見小兒來聽經云昔是此寺沙彌盜僧厨食今墮園廁中聞上人誦經力故來聽願助方便免斯累也明爲說法領解方隱後山精來惱

微九

十四

明乃捉取腰繩繫之鬼謝遂放因之永絕云
元魏天平年中定州勇士孫敬德在防造觀
音像年滿將還在家禮事後爲賊所引不堪
拷楚遂妄承罪明日將決其夜禮懺流淚忽
如睡夢見一沙門教誦救苦觀世音經經有
諸佛名令誦千徧得免苦難敬德忽覺如夢
所緣了無差錯遂誦一百徧右司執縛向市
且行且誦臨刑滿千刀下斫之折爲三段皮
肉不傷易刀又斫凡經三換刀折如初監司
問之具陳本末以狀聞丞相高歡歡爲表請
免死因此廣行世所謂高王觀世音也敬德
還設齋迎像乃見項上有三刀痕見齊書
梁天監末富陽縣泉林寺釋道琳者少出家
有戒節誦淨名經寺有鬼怪自琳居之便歇
弟子爲屋壓頭陷入曾琳爲祈請夜見兩梵

僧拔出其頭旦遂平復琳又設聖僧齋鋪新
帛於牀上齋畢見帛上有人迹皆長三尺衆
咸服其徵感矣

後魏末齊州釋志湛者住太山北人頭山邃
谷中銜草寺省事少言人鳥不亂讀誦法華
人不測其素業將終時神僧寶誌謂梁武曰
北方銜草寺須陀洹聖僧今日滅度湛之亡
也無惱而化兩手各舒一指有梵僧云斯初
果也還葬此山後發看之唯舌如故乃立塔
表之今塔存焉鳥獸不敢陵踐云

徵九

十五

又范陽王侯寺僧失其名誦法華爲常業初
死權殮隄下後改葬骸骨並枯唯舌不壞
又雍州有僧亦誦法華隱白鹿山感一童子
供給及死置屍巖下餘骸並枯唯舌如故
齊武陵世并東看山人掘見土黃白又見一

物狀如兩脣其中有舌鮮紅赤色以事聞奏
帝問道俗沙門法上曰此持法華者六根不
壞也誦滿千徧其徵驗乎乃集持法華者圍
繞誦經繞始發聲此靈脣舌一時鼓動同見
毛豎以事奏聞乃石函緘之云

又魏高祖太和中代京闈官自慨形餘奏乞
入山服道勅許之乃齋華嚴晝夜讀誦禮懺
不息一夏不滿至六月末髭鬚生得丈夫相
以狀聞奏帝大驚重之於一國敬華嚴後尊
恒日並見侯君素旌異記云

周祖滅法經籍從灰以後年忽見空中如團
大者五六飛上空中極目不見一段隨風飄
飄上下朝宰立望不測是何久乃翻下墮上
土牆視乃大品之第十三也云

隋開皇初有揚州僧忘其名誦通涅槃自矜

為業岐州東山下林寺沙彌誦觀音經二俱
暴死心下俱暖同至闍王所乃處沙彌金高
座甚恭敬之處涅槃僧銀高座敬心不重事
訖勘問二俱餘壽皆放還彼涅槃僧情大恨
恨恃所誦多問沙彌住處於是兩辭各甦所

說九

十六

在彼從南來至岐州訪得具問所由沙彌言
初誦觀音別衣別所燒香呪願然後乃誦斯
法不怠更無他術彼謝曰吾罪深矣所誦涅
槃威儀不整身口不淨救忘而已古人遺言
多惡不如少善於今取驗悔往而返云

釋僧道積貞觀初住益州福成寺誦通涅槃
淨衣澡沐自為恒度慈愛兼濟固其深心終
于五月炎氣赫然而屍不腐臭百有餘日如
坐如初道俗莫不嘉賞云

蜀川釋寶瓊者綿竹人出家貞素讀誦大品

兩日一徧無他方術唯勸信佛爲先本邑連比十方並是朱族初不奉佛沙門不入其鄉故老人女婦不識者衆瓊思拔濟待其會衆便往赴之不禮而坐道黨咸曰不禮天尊非沙門也瓊曰邪正道殊所奉各異天尚禮我我何得禮老君乎衆議紛紜瓊曰吾若下禮必貽辱也即禮一拜道像連座動搖不安又禮一拜連座反倒狼藉在地遂合衆禮瓊一時迴信乃召成都大德就而陶化以貞觀八年終於所住云

釋空藏者貞觀時住京師會昌寺誦經三百餘卷說化爲業遊涼川原有緣斯赴昔往藍田負兒山誦經齋麩六斗擬爲月料乃經三周日散二升猶不得盡又感神鼎不知何來時至玉泉以爲終焉之地時經亢旱泉竭合

十七

十七

寺將散藏乃至心祈請泉即應時涌溢道俗動色驚嗟不已貞觀十六年終於京寺還葬山所云

釋遺俗者不測所住遊行醴泉山原誦法華爲業乃數千徧貞觀中因疾將終告友人慧廓禪師曰比雖誦經意望有驗若生善道舌根不朽可埋之十年發出若舌朽滅知誦無功若舌如初爲起一塔生俗信敬言訖而終至十一年依言發之身肉都盡唯舌不朽一縣士女咸共戴仰乃函盛舌奉起塔於甘谷岸上云

雍州長安縣界郊南福水之陰有史村史呵誓者誦法華經名充令史往還步步生不乘騎以依經云哀愍一切故也病終本邑香氣充村並怪而莫測其緣終後十年其妻又殞

乃發塚合葬見其舌本如生餘肉並朽乃別
收葬斯徒衆矣餘且略之更不多述云

貞觀五年有隆州巴西縣令狐元軌者信敬
佛法欲寫法華金剛般若涅槃等無由自檢
憑彼土抗禪師檢校抗乃爲在寺如法潔淨

寫了下帙還岐州莊所經留在莊井老子五
千言同在一處忽爲外火延燒堂是草覆一
時灰蕩軌于時住馮翊令家相命撥灰取金
銅經軸既撥外夾其內諸經宛然如故潢色
不改唯箱帙成炭又覓老子便從火化乃收

報八

十八

取諸經鄉村嗟異其金剛般若一卷題字焦
黑訪問所由乃初題經時有州官能書其人
行急不獲潔淨直爾立題由是被焚其人見
在瑞經亦存

京師西明寺主神察自驗說之余曾於隰州

有曇韻禪師定州人行年七十隋末喪亂隱
于離石比干山常誦法華經欲寫其經無人
同志如此積年忽有書生無何而至云所欲
潔淨並能行之於即清旦食訖入浴著淨衣
受八戒入淨室口含檀香燒香懸幡寂然抄

寫至暮方出明又如先曾不告倦及經寫了
如法親奉相送出門斯須不見乃至裝潢一
如正法韻受持讀之七重裹結一重一度香
水洗手初無暫廢後遭胡賊乃箱盛其經置
高巖上經年賊靜方尋不見周憊窮覓乃於
巖下獲之箱中糜爛撥朽見經如舊鮮好余
以貞觀十一年親自見之云

絳州南孤山陷泉寺僧徹禪師曾行遇癩者
在穴中徹引至山中爲鑿穴給食令誦法華
素不識字加又頑鄙句句授之終不辭倦誦

經向半夢有教者自後稍聰得五六卷瘡漸覺愈一部既了鬚眉平服膚色如常故經云病之良藥斯誠驗矣云

河東有練行尼常誦法華訪工書者寫之價酬數倍而潔淨翹勤有甚餘者一起一浴然

律九

十九

香熏衣筒中出息通於壁外七卷之功八年乃就龍門寺僧法端集眾講說借此尼經以爲楷定尼固不與端責之事不獲已乃自送付端端開讀之唯見黃紙了無文字餘卷亦爾端愧悔送尼尼悲泣受已香水洗函頂戴繞佛七日不休開視文字如故即貞觀二年端自說之云

開皇初有河東曇延法師初造疏解涅槃經恐不合聖心乃陳經及疏於佛舍利塔前啓告靈聖若所解合理願垂神應言訖涅槃經

軸各放光明舍利大塔亦放光明上至空天傍照四遠諸有道俗謂寺遭火崩騰驚赴至乃知非三日三夜騰焰不絕隋祖重爲戒師迎延入京爲建延興寺門人見在云

蒲州仁壽寺僧道遜者即延之學士講涅槃將百徧有弘護正法心四方所歸無問客主將給之當無有過者貞觀四年崔義直爲虞鄉令遣人請遜講經及發題訖泣曰去聖滋遠微言隱絕庸鄙所傳不足師範但以信心希向日發誠悟今講止於師子品日時旣促願存心聽既至其品無疾而終道俗哀慟義直徒跣扶柩送之南山于時隆冬十一月土地冰嚴下屍於地地生蓮華而小頭及手足各一義直竒之令守不覺盜折明且視之周身有華總五百莖七日乃萎云

幽州沙門釋智苑者有學識思造石經緘于西南山巖以備法滅之護也隋大業中初構石室四面鑄之又取方石寫諸藏經每一室滿以石錮之融鐵其縫遠近公私無不送施工匠既湊欲造佛堂食院而山東無木可得忽一夜暴雨雷震山崩且晴乃見大松栢數千株漂積道次尋蹤遠自西山送來此爲神助即依而構造頃之畢成所造石經已滿七室貞觀十三年苑卒弟子等猶繼其業云隋開皇中蔣州人嚴恭者於郭下造精舍寫法華經清淨供養若紙若筆必以淨心不行欺詐信心而與不行乞覓隨得便管如法經給書生歡喜常有十人道俗送直恭親檢校勞不告倦嘗有人從貸經錢一萬恭不獲已與之貸者得錢船載中覆錢失人活是日恭

微九

二十

入錢庫見一萬錢濕如水洗怪之後見所貸錢人方知其沒溺又有商人至邗亭湖祭神上物夜夢神云倩君以物送與嚴恭法華令經用也及覺所上之物在前又恭曾至市買紙少錢忽有人持二千錢授恭曰助君買紙言已不見又有漁人夜見江中火焰焰浮來以船迎之乃是經函及明尋視乃是嚴家經其後發願略云無一字而不經眼無一字而不用心及大業末子孫猶傳經業群盜相約不入其里里人賴之至今故業猶爾云

微九

二十一

華兩卷王曰大善可升階就東北高座誦之
 便舉聲曰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王曰請法
 師止向法師誦非唯自利乃令庭中諸囚皆
 以聞法獲免諸囚寂爾不見乃放還略見地
 獄五苦休息亦由聞經故止也云

太廟丞趙郡李思一者以貞觀二十年正月
 八日失瘖至十三日死經日乃甦自言備見
 冥官云年十九時嘗害生命思一悟之曰所
 害之時在安州旻法師下聽涅槃何緣於彼
 相害官追旻師有答云旻生金粟界不可追
 且放還家近清禪寺僧玄通素與往來俄
 見其活又說冥事因為懺悔受戒并勸轉金
 剛般若五千徧至日晚又死明日還甦自云
 見大官遙見便大喜曰還家大作福德復見
 一僧證云旻師遣來官見驚懼迎之僧曰思

一昔時聽講又不殺害何緣妄錄耶冥官曰
 即放還至家日淨心修善因遂活云

陳公太夫人豆盧氏信福誦金剛般若一紙
 未竟後日昏時頭痛四肢不安自念儻死經
 不終耶即起強誦而燈已滅命婢然燭厨中

外院覓火俱絕夫人深恨忽見庭中有然火
 燭上階入堂至牀前三尺許無人執而光明
 若書夫人驚喜所苦亦除取經誦之有頃家
 人鑽燧得火然燈入堂堂中燭火即滅便以
 此夜誦竟因此日誦五徧為常云

微九

三十三

中書令岑文本少信佛誦法華經普門品嘗
 乘船於吳江中船壞人死文本亦沒水聞有
 人言但念佛必不死如是三言遂隨波出沒
 須臾著岸云

武德年中都水使者蘇長為巴州刺史度嘉

陵江中流風起船沒男女六十餘人皆溺死
唯有一妾常誦法華經及水入船妾頭戴經
函誓與俱死乃隨波汎濫頃之達岸經函外
濕內乾于今尚在云

貞觀中河東董雄爲大理丞少來信誠蔬食
十數年十四年中坐連李仙童事上大怒使
侍御韋悰鞠問甚急因禁數十人大理丞李
敬玄司直王忻同連此坐雄與同屋囚鎖專
念普門品日得三千徧夜坐誦經鎖忽自解
落地雄驚告忻玄忻玄共視鎖堅全在地而
鈎鎖相離數尺即告守者其夜監察御史張
守一宿直命吏開鎖火燭之見鎖不開而相
離甚怪又重鎖紙封書上而去雄如常誦經
五更中鎖又解落有聲雄又告忻玄等至明
告守一守一來視之封題如故而鎖自相離

微九

三五

敬玄素不信佛法其妻讀經常謂曰何爲胡
神所媚而讀此書耶及見雄此事乃深悟不
信之咎方知佛爲大聖也時忻亦誦八菩薩
名滿三萬徧畫鎖解落視之如雄不異其事
臺中內外具皆聞見不久俱脫云

益州西南新繁縣西四十里許有王李村隋
時有書生姓荀氏在此教學大工書而不顯
迹人欲其書終不肯出人乃歐之亦不出遂
以筆於前村東空中四面書般若經數日便
了云此經擬諸天讀之人初不覺其神也後
忽雷雨大注牧牛小兒於書經處住而不澆
濕其地乾燥可有文許自外流潦及晴村人
怪之爾後每雨小兒等常集其中衣服不濕
武德年有非常僧語村人曰此地空中有般
若經村人莫汗諸天於上設蓋覆之不可輕

踐因此四周欄楯不許人畜往踐于今雨時仍乾齋日村人就供每聞天樂聲繁會盈耳龍朔三年正月二十七日有京師高表仁孫子嘗讀法華經乘馬從順義門出有兩騎追之曰今捉獲矣其人問曰卿是何人答曰我是閻王使者故來追卿其人惶忙走馬西出欲投普光寺使人曰疾捉寺門勿令入入即得脫及至寺門乃見一騎捉門又西走欲入開善寺又令騎捉門遂爾相從西奔欲還本宅宅在化度寺東恐道遠乃欲入醴泉坊一騎在前其人以拳擊之鬼遂落馬後鬼曰此人大麤急曳下挽却頭髮即被牽髮如刀割狀遙擲于地亦隨落馬家人與還至晚甦云備見閻王云君何盜僧果子何事說三寶過遂依伏罪無敢厝言王言盜果之罪合吞鐵

丸四百五十枚四年受之方盡說過之罪合耕其舌因放令出遂甦少時還絕口如吞物通身炮赤有苦楚相纏經日方醒云經一年吞百餘丸其苦難言明日復爾恰經四日吞丸亦盡方欲拔舌耕之拔而不出勘案所由乃云曾讀法華舌不可出遂放令活今見在化度寺圓滿師處聽法懺悔云龍朔三年六月二十日司元少常伯崔義起大不信佛妻父蕭鏗念善誦法華般若數千徧辛酒不入門起妻以五月亡為修三七齋正食亡妻來有婢素玉見作夫人語我生時雖聞地獄不大信今受苦不可言汝男女等不得不信由汝為我轉經然燈功德放暫歸便向大眾陳懺我至二十日更來將素玉看我受罪至期果至將素玉去見大城官府夫

人入別院須臾火鑊鐵牀總至夫人受毒忽見夫人父蕭公坐蓮華臺語夫人早放素玉還告素玉我女生時不用我語多瞋妬不信善惡今受此苦我無力可救汝歸可語其夫兒女道令修功德不久解脫又見婆羅門僧從空中下教素玉誦金剛般若又誦藥師法華一徧兩卷並改名爲聲聞又曰閻浮提人不信佛汝誦此經聞婆羅門並解經語婢死三日便甦家人良賤初如常遇患麟德元年正月薛將軍宅齋迎婢請三道佛頂骨婆羅門僧令試素玉乃升座長誦一無脫漏皆合掌歎曰如西國本不異合衆驚訝希有奇事薛將軍遂口奏天子大歎曰百官亦有不信者冥道若此何得不信時朝貴聞者咸生大信司成館博士范叔元又將僧二十人就翊

善坊宅召素玉令誦本經梵音深妙令人樂聞自云不忘故爾云

集神州塔寺三寶感通錄卷第三上

集神州塔寺三寶感通錄卷第三下 微十

唐終南山釋道宣撰

神僧第三凡三十人

僧之真偽唯佛明之自餘凡小卒未能辯良
 由道俗化方適緣不一權道難謀變現隨俗
 不可以威儀取難得^{微十}以事相求通道為先故
 無常准經云示衆有三毒又現邪見相我弟
 子如是方便度衆生所以二十四依通三乘
 於季俗一十六聖躬六萬而弘持又有九十
 九億三達真人七十四賢五通明士冥通佛
 性顯益神功遂使三有太洲釋門所流四圍
 輪內同稟仁風能使七衆歸依碎四魔於身
 世八部弘護澄五翳於當時固得代有澆淳
 時逢信毀淳信之侶感淨果而高升澆毀之
 徒受濁報而下沒斯並無辜起惡調冒精靈

佛於爾無嫌凡於佛有障徒為訕謗終難絕
 之故周魏兩武威服諸侯輕欺佛法望使除
 滅自貽伊戚禍及其身命窮政改呼嗟何已
 尋滅興復更顯由來斯則興亡在人正法蕪
 沒良由前列衆聖冥力住持存廢自彼道無
 不在豈得以百年之短壽而拒六萬之脩期
 乎豈得以一國之局王而擁三千之鴻化乎
 豈得以人中之聖睿而抗天表之正真乎豈
 得以生死之形儀而格金剛之寶質乎以四
 據量殊不可也彼周魏兩君明明后辟知萬
 歲之焉有審百年之不期寶位由於非道神
 識抱於愚蔽者則自救無暇焉能及人皆謂
 常往萬邦鄙三五而稱聖威加四海蔑堯舜
 之獨夫遂使誅除佛化非我誰能坐受天殃
 賢愚同笑故集僧中之道勝為住持之臣證

微十

二

乎依付法藏傳佛以正法付大迦葉令其護持不使天魔龍鬼邪見王臣所有輕毀既受囑已結集三藏流布人天迦葉以法囑累阿難如是展轉乃至師子合二十五人並閻浮洲中六通聖者大迦葉令在靈鷲山西峰巖中坐入滅盡定經五十六億七千萬歲慈氏佛降龍能仁佛所付大衣然後涅槃又于填國南二千里沮渠國有三無學在山入定無數年來卓然如生至十五日外僧入山爲剃鬚髮索諸經律佛令大阿羅漢賓頭盧不得滅度傳於佛法於三天下福利群生令出生死又入大乘論云賓頭盧羅睺羅等十六無學及九十九億羅漢皆於佛前受籌住法又依別傳住在四大洲及小洲并天上至人壽六十歲時中雖少隱後還興復斯諸聖人冥

爲利益故今山內聖寺神僧鐘聲香氣往往值遇皆不虛也後明顯益略述如左

漢桓帝時沙門安清字世高者安息國王之太子也捨位出家入於聖果自云過去曾至廣州值一昔怨見便唾手以刀逐之高曰卿之宿忿猶未除也其人曰真得汝矣便申頸受刃於彼命終今生爲太子即高身也有一同學好施多瞋高曰卿明經好施不在吾後然多瞋忿命報如何彼曰物來相惱誠難忍之冀受報時希垂拯濟高然之彼命終已便於此土爲^{第十}鄴亭湖神威力所統上下千里祈禱給福分風^三泝沂高歷遊中原將往度之寄載至湖舟人奉牲請福神曰船上沙門可召來也即召來至神曰吾昔與君本雖同學但以多瞋故受神報命在旦夕死入地獄然此

形骸恐汗江湖當徒於西岸有布絹千疋并寶物可用致福高曰故來相造敘昔舊緣報至難免長慨如何可現真形心願盡矣神曰醜形可恥如何示人高曰但出無損神乃從座後出身乃是大蟒申頸至高膝上高見已淚出如泉蟒亦下泣便作梵唄亡契爲除麟內小蟲又作梵語數百言已蟒便漸隱高命舟人盡取財寶載往豫章舉帆西引蟒又登山出身極望夜宿江浦有青衣者上船曰蒙爲興福得免苦趣極受安樂高以其物爲造東寺明日江西澤中有一死蟒頭尾相去極遠今潯陽蛇頭蛇尾村是也相去四十里高重往廣州問昔害身猶尚在執手解仇爲善知識又曰小債未償須往會稽至市亂鬪妄被打死去

魏廢帝甘露五年沙門朱士衡者講小品經恨章句未盡此年往西域尋求獲之彼有留難不許東返士衡執經王庭曰必大法不傳當從火化便以棄經投火一無所損舉國敬異便達東夏即放光經是也年八十七依法火焚而經日不壞道俗異之乃具呪曰若真得道法應毀壞便應聲摧碎遂收而起塔云晉武太康中沙門耆域者西域人浮海東遊達于襄陽寄載北度船人見胡人衣裳弊陋輕而不載比達比岸域已先上兩虎弭耳遂之域摩其頭人問之無所答惠帝末至洛陽誠諸僧服章華侈不以佛法爲志見洛宮曰切利天宮騷騷似此上有千二百作具本是天匠當以道力成之而以生死力作不亦勤若乎更見支法淵曰好菩薩羊中來見竺法

與曰好菩薩天中來告人曰聖人將去京師贈遺億萬悉受臨發封而留之作大幡八百口駝駝負而西返又曰此方後大造新罪可哀如何及晉亂鼎沸斯言不朽洛陽中食記送者無數耆域徐行而奔馬不及後有西來估客於流殺北逢記校其日乃初發洛陽日也量其所行蓋已萬里之外云

晉初沙門佛調者住常山積年業尚純朴獨行山林夜投虎窟大雪虎來橫臥其前調曰我奪汝舍有愧如何以手拂虎上雪虎弭耳下山從者駭怖自剋亡日近遠與訣曰天地長久尚有崩壞豈況人乎若能盪除三垢則此爲不朽耳遂還房端坐而卒後數年白衣弟子入山伐木見調在巖上衣服鮮明同輩八人驚曰和尚尚在耶曰吾常在耳具問知

佛

也

故良久乃去遂發其冢不見其屍云

沙門犍陀勒者晉初遊洛數年雖敬其風操而不測其通照也後語人曰盤鷄山有古寺搭能建之者其福不貲眾人許之依言發掘咸得礎白卒遂興復以勒爲寺主去洛百里至時食訖乞油一鉢擎以還寺去來迅速其狀若飛有能行者逐之須臾遠失勒笑曰可捉我衣角既持之不移畧而達寺云

抵世常者晉太康中富人居時禁晉人作沙門常奉法不懼憲網潛於宅中立精舍供養沙門于法蘭亦在其中比丘來者不憚後有僧來姿形頑陋衣弊足泥常逆作禮命奴洗足僧曰常自洗之何用奴也常曰老病以奴自代僧不許常私罵而去僧現八尺形容儀光煒煒飛行而去常撫膺自撲泥中家內僧

尼行路五六十人望見空中數十丈分明奇香芬氣一月留宅云

關公則者趙人恬放蕭然唯勤法華晉武時死于洛邑同志爲設會於白馬寺其夕轉經空中聞唱薩聲仰視一人形器光麗曰我是關公則也生西方安樂界與諸上人來此聽經合堂驚出咸共見之時衛士度汲郡苦行居士師於則母亦篤信常飯僧日將中忽空中下鉢正落母前乃則鉢也有飯盈滿香氣流堂皆得飽滿七日不飢士度有文章見冥祥傳云

東晉初南陽滕並舍之父也家門信敬每設會不逆請隨來者而供之後設會於路要僧見一僧陰柳而坐請入舍行食淨人翻飯傾簞于地惘然無計僧曰貧道鉢飯充足一衆

十

六

所作既畢擲鉢空中極目乃滅即刻木擬之朝夕禮事災禍則其像先到云
西晉末竺法進開度浮圖主也多知聰達值國欲亂將入山隱衆人設會與別布香有僧來處上座衣服塵垢面目黃腫進怪之牽曳就下復來如是至三不復見衆坐食忽暴風起揚沙拌案俱覆法進懺失自責輕侮之過李恒西晉末遇一僧曰君福將至然後禍來若守貧不仕者殃滅休至若帶金紫極於三郡於一郡即止者善矣恒性躁本寒門恒曰且富貴何豫後患此僧留宿夜視見滿一牀恒驚呼家人看之又化爲鳥峙梁上天曉復形而去恒送出忽不見因此信佛亦不能用其言後爲西陽江夏廬江太守太興中錢鳳之亂被誅斯僧言不謬云

西晉末竺佛圖澄西域人形兒似百歲者左脇孔圍可四五寸以帛塞之齋日水邊抽腸胃出洗已內孔夜則除帛光照一室以讀書雖未通群籍與諸學士輒辯析無滯莫不伏者永嘉中遊洛下時石勒屯兵河北以殺戮為威道俗遇害不少澄往造軍門豫定吉凶勒見每拜澄化令奉佛滅虐刑故中州免死者十而八九勒與劉曜相拒構隙以問澄澄曰可生擒取得優乎麻油塗掌令視之見曜被執朱繩縛肘後果獲之如掌所見至建平四年四月八日勒至寺灌佛微風吹鈴有聲澄顧謂眾曰解此鈴音者不鈴言國有大喪不出今年至七月而勒死石虎即位師奉過勒錫以輿輦出入乘焉所有祥感其相多矣虎末年澄告弟子曰禍將作矣乃期末至吾

且過世至戊申年太子殺其母弟虎怒誅及妻子明年虎死遂有舟閔之亂葬於鄴西一云澄死之日商者見在流沙虎聞開棺唯有衣鉢澄在中原時遭凶亂而能通暢仁化其德最高非夫至聖何能救此塗炭凡造寺九百八十餘所通濟道俗者中分天下矣釋道安姓衛氏常山人事澄公為弟子澄與語終日而無歇門人怪而問曰和尚道化既廣當與先輩宿德通言安非眾望而與語終曰澄曰此人有遠識非爾所知及澄亡安與徒屬千餘逃難王屋護澤諸山木食澗飲南渡河趣漢陰夜行來電過人家令召林伯升主人驚曰素不行往何得知名安曰卿門馬杓中掛一甕可容一斛非百升耶兩木夾之非林如何然安手臂上有肉釧捋可上下而

不出腕時俗號印手菩薩羅什之在龜茲亦
遙禮焉既達荆襄六行道化分衆四出所在
流法夜有異僧寄宿大堂窻隙出入守者告
安安往禮曰自顧罪重如何臨顧僧曰君殊
無罪當生兜率即以手撫西北天際重霄既
收天宮奄現又曰第十當浴聖僧此果畢矣安曰
浴具可辦聖何由致僧曰但依浴法聖可致
也安便事之至時果有非常小兒十數入寺
遊戲須臾失之但聞浴室用水聲久之不見
開室而巾濕水減及襄陽沒秦安歸符氏將
平東晉安苦諫不從遂有淮南之敗將終日
因早食先還與僧大訣便卒葬於五級寺中
云

幽靜在抱罕多年石虎時來自西平日行七
百至鄴周行邑野救諸患苦得財即散徒行
而已石氏將末與弟子來建業又南造羅浮
山遂卒山舍袁彥伯與寧中登山禮其枯骸
云

東晉司空何充弱而信法於齋立座數年以
待神聖設會於家道俗甚盛座中一僧容服
垢汙神色低陋自眾升坐拱默而已一堂怪
之謂在謬僻充亦不平形於顏色及行中食
僧飯於座事畢提鉢而出堂顧充曰何俟勞
精進耶擲鉢空中凌虛而逝充及道俗目送
天際共追惋恨稽悔累旬云

晉大司馬桓溫末年奉法有尼失名自遠來
造而才行不群桓溫敬而不倦每浴必移影
溫訝而私視見尼裸型揮刀自割破腹出臟

斷截身首支分鬻切温駭而怖有頃尼出室
身如常温以情問尼曰若遂凌居上刑當如
之時温方謀問鼎聞此悵然便止遂辭不測
所之云

晉太元三年杜願涪人家巨富男天保十歲
暴亡數月家養猪生五子一最肥官長新至
願將爲禮捉就欲殺有僧忽至謂願曰狔是
天保如何百日遂相忘耶言竟不見即四尋
視乃在天西騰空而去也云

廬山七嶺同會於東共成一峯晉太元中豫
章太守范甯遣人伐木此山見一沙門凌虛
直上踞峯久之與雲俱隱能文之士咸爲之
興詞沙門曇諦賦此山曰應真凌雲以據峯
眇翳景而入冥是也

沙門竺僧朗戒行嚴明華戎敬異嘗與諸徒

受請行於中道曰吾竊有疑寺有盜者同伴
返視果及偷焉晉太康中於東嶽金輿谷起
寺列衆符堅之末降斥道人惟朗一衆不在
毀創信者由此高之每有外來輒預爲調舊
谷多虎自朗居之如家犬焉有井神異女人
臨之則竭朗謝而復滿焉燕主給以二縣租
調拜爲東齊王魏主晉帝符秦並致書遠錫
至今三百餘年寺像存焉現有僧住重其古
迹名爲神通寺云

沙門梁法相者河東人山居獨住禽獸馴其

敬十

十

左右太山祠大石函以貯神物相宿其廟見
一玄衣武冠令相開函蓋重千鈞義非獨舉
試提之飄若輔毛遂取財寶以施貧窶後度
江住越城寺忽遨遊放達俳優干冒鎮北司
馬恬惡其不節招而鳩之頻傾三杯神氣自

若年八十九元興末卒云

杯度沙門不知何來如前即蓬萊道人也初在冀州年可七十隱匿姓名不護細行人不齒之曾投人夜宿家有金像度持而出主人奔馬追之安行如故騎走不及至河以小杯在水一足投中抃舞而過因號之杯度時在彭城荷簞而行至食赴會便置簞當道人嫌妨行移終不動食訖持去不以爲礙永嘉初中江南卒羅什聞度在彭城曰吾與此子戲別已數百年如何南度遂不面耶云

沙門道同扶風馬氏有學業元嘉二年於洛作普賢齋道俗四十餘人已經七日中食忽見一人著褶乘馬入至堂前下馬禮佛謂是常人不甚禮異便登馬揮鞭忽失所在但見赤光洞天良久乃滅後三年末復作普賢齋

微十

十一

將竟之日有二僧至容服如凡直來禮佛而出有覺異者出門送之忽見飛直上天失僧所在云

求那跋摩西域人宋初來遊揚都多所開花時咸謂得聖人也以華布諸座下諸僧皆萎唯跋摩鮮淨及卒端坐叉手或謂入深禪定多日不起於席下得遺言三十餘行云得二果時夜集者二百餘人咸見一物長如足許繞屍而西南去云

宋元嘉元年東官命二女姊十歲妹九歲里越愚家未知經法忽其年二月八日並失所在三日而歸粗說見佛至九月十五日又失一旬還作外國語誦經梵書見西域僧便相開解明年正月十五日又失由作人見從風上天父母哀哭求禱神鬼經月乃返剃頭爲

尼被服法衣持髮而歸自說見佛及比丘尼曰汝宿緣爲我弟子手摩頭髮便落與其法名大曰法緣小曰法綵遣還曰可作精舍當與經法既達家即除鬼坐立精舍旦夕禮誦每五色光流汎峯嶺自此容止音調詮正有法上京風規不能過也刺史韋朗孔默皆迎敬異云

沙門慧全涼州禪師也門徒五百中有一人性頗麤異全不齒錄後忽自云得那舍果全以無行永所不信全有疾閉房此弟子夜至問病而門閉頗異之全密重關而自靜又至床前曰閣梨可見信也若命過當生婆羅門家全曰我一生坐禪豈祈生彼耶弟子曰閣梨信道不篤外學未絕雖有福業不能超詣若作一會飯一聖人可成道果全即依辦弟

子又曰可比僧伽梨施須者勿擇及會訖施衣有沙彌就全取衣謂是其弟子曰吾欲擬聖人那得與汝復憶前囑不得擇人便以歡施他日問沙彌曰先所得衣著不大耶沙彌曰何等衣也此日他行全方悟取衣者聖所化也弟子俄過世唯家四邊時有白光元嘉末年全猶在世云

宋元嘉初劉凝之在廣陵逢一異僧曰君將病氣然不死可作三百錢食飯僧則免此患凝之素不敬信問之加忿僧曰勿怒但加敬自得福也二十步許忽不見後經七日病發殆死後在都下有僧先不相識直入戶曰君有法緣何不精進凝之因說前事僧曰此實頭盧也語已不知所之凝之以十七年於廣陵惠往精舍見幡蓋在空久之滅矣

魏太武沙門曇始甚有神異常坐五十餘年足不躡履跣行泥中奮足便淨色白於面俗號白足阿練也赫連昌破長安始被白刃不傷由是僧尼免死者眾太武敬重死十餘年形色不改云

宋孝武時江陵十長沙寺沙門慧遠十三本名黃遷即禪施慧印之弟子也印每入定見遠是印之千師雖應爲蒼頭故度爲弟子常寄江陵楊家行般舟勤苦歲餘頗有感變一日十會通見遠身而般舟之處行道如故自剋終日至期果卒久之現形多寶寺謂僧曇珣曰明年二月二十三日當與天人相迎言已不見珣於是日設大法會建捨身齋其日異氣自知必盡三更中間空中樂磬聲香煙甚異珣曰遠公之契至矣尋爾神逝云

宋大明四年路太后於中興寺造普賢乘像事因設講會忽有異僧風兒秀舉一堂異之與語百餘尋爾不見初有一僧前起問曰不審上人從何而來曰自天安不審何名曰名慧朗也云云

宋末沙門寶誌者遊於揚都初無異相後頗涉疑分形赴供人乃加異齊氏受禪多有猜疑刑加錐鋸杵犯者眾聞誌有異長囚鎖于圓戶誌任之曾無憂恚召獄吏曰門外兩與食何不取來及看乃是文惠文宣所送行始至獄後於市中巷內見誌徒行有司白帝帝今看獄中有無見誌著械如故往市搜捉隨見隨滅隱顯不定預記未然萬無一失時又浪言無表次梁祖建運下詔出云任其往返無所拘礙形如耆老被髮擎杖懸鏡剪刀無

所定泊多來延賢寺僧寶意處意以聖化處之時亢旱誌白帝曰雲能得雨可講勝鬘即令法雲法師講之膏雨充洽帝後時從容問曰帝位更運誰守百年弟子既能奪他故知他亦能奪不知是誰當續梁後誌張喉開口

以手指之初不委也侯景事故方知先及不久曰聖人將去如是卧於空野云

今并州郭下安仁寺西劉薩何師廟者昔西晉之末此鄉本名文成郡即晉文公避地之所也州東南不遠高平原上有人名薩何姓劉氏余至其廟備盡其緣諸傳約略得一涯耳初何在俗不異於凡人懷殺害全不奉法何尚同之因患死甦曰在冥道中見觀世音曰汝罪重應受苦念汝無知且放汝今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育王塔可往禮拜得免

先罪何得活已改革前習土俗無佛承郭下有之便具問已方便開喻通展仁風稽胡專直信用其語每年四月八日大會平原各將酒餅及以淨供從旦至中酣飲戲樂即行淨供至中便止過午已後共相讚佛歌詠三寶

乃至千曉何遂出家法名慧達百姓仰之敬如日月然表異迹生信逾隆晝在高塔爲衆說法夜入蘭中以自沉隱旦從蘭出初不寧舍故俗名爲蘇何聖蘇何者稽胡名蘭也以從蘭宿故以名焉故今彼俗村村佛堂無不

徵十

十五

立像名胡師佛也今安仁寺廟立像極嚴士俗乞願萃者不一每年正月與巡村落去佳自在不唯人功欲往彼村兩人可舉額文則開顏色和悅其村一歲死衰則少不欲去者十人不移額文則合色兒憂慘其村一歲必

有灾障故俗至今常以爲候俗亦以爲觀世音者假形化俗故名慧達有經一卷俗中行
之純是梵語讀者自解余素聞之親往二年
周遊訪迹始末斯盡故黄河左右并隰嵐石
丹延綏銀八州之地無不奉者皆有行事如
彼說之然今諸原皆立土塔上施栢刹繫以
蠶繭擬達之樓止也何於本鄉旣開佛法東
造丹陽諸塔禮事已訖西趣涼州番禾御谷
禮山出像行出肅州酒泉郭西沙磧而卒形
骨小細狀如葵子中皆有孔可以繩連故今
彼俗有灾障者就礮覓之得之凶亡不得吉
喪有人覓旣不得就左側觀音像上取之至
夜便失明旦尋之還在像手故土俗以此尚
之云

齊周隋唐代有神異事止百年見聞不少備

之僧傳故缺而不載略述感通之會知僧中
之有人焉

集神州塔寺三寶感通錄卷第三下